

# 胡景翼與陝西靖國軍的建立

葉惠芬

## 摘要

民國6年底，與南方護法運動興起的同時，陝西也因為對督軍陳樹藩依附北洋軍閥，仰承段祺瑞意旨，排除革命勢力，深致不滿，而有陝西靖國軍的興起。和長江以北地區護法運動速起速落相比較，陝西靖國軍聲勢浩大，而且從民國6年12月起，至11年5月落幕，總共和北洋軍閥周旋達四年餘之久。

雖然陝西靖國軍來勢汹汹，一度威脅陳樹藩的陝督地位，然而因為各軍互不統屬，各行其是，彼此嚴重分歧，抵消戰力，加上兵匪不分，也使靖國軍的評價趨向兩極化，影響研究的客觀性。所以先聚焦於各路個案研究，一方面是陝西靖國軍研究的奠基工作，再方面可以區分各路不同情況，以免茫無頭緒，治絲愈棼。

經由本文探討，顯示第四路軍司令胡景翼為陝西靖國軍建立的關鍵。因為他的革命黨經歷和陝軍實力派身分，倍受關注，在部下張義安發動三原之役成功後，靖國軍才得以正式成立；也是胡部打退陳樹藩後，靖國軍才得以站穩腳步。後來更因他不能全力支持圍攻西安的計畫，使西安之役功敗垂成。為扭轉局勢，胡促成總司令部的成立；也希望進一步延攬陝軍的舊部及友人，卻因而在故市被俘，使靖國軍軍氣大沮，且使胡本人遭到拘囚兩年的厄運，在靖國軍的發展階段中被迫缺席，對靖國軍而言實為一大重創。

關鍵詞：陝西靖國軍、胡景翼、陳樹藩、故市事件、三原之役

# Hu Ching-yi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rmy for the Pacification of the Nation at Shensi

Yeh, Hui-fen\*

## Abstract

At the end of 1917,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Constitution-defending Movement started, the Army for the Pacification of the Nation was also established at Shensi as a reaction against Commander Chen Shu-fan's alliance to the northern warlord Tuan Chi-rei who tried to eliminate the revolutionary activists. Compared with the fast coming and going of the Constitution-defending Movement, the Pacification movement was much larger in scale and influence. It started in December 1917 and ended in May 1922.

Although the Pacification movement once threatened the position of the governor of Shensi, Chen Shu-fan, it did not exert its influence accordingly because it was composed of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each having its own interest and focus. It was rather hard for such a movement to have substantial effects. As a result, its merit was hard to decide. In order to remain objective, we need to understand each group of people as individual cases or we will not be able to research the matter.

We have found that Hu Ching-yi was the key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rmy for the Pacification of the Nation. Because of his experience in the revolution and in the Shensi army, he also able to lead an army to take Shan-yuan and to establish the Pacification Army. It was after Hu defeated Chen that the Pacification Army was firmly established. It was also he that failed the battle of Sian. Unfortunately, Hu was captured on his way to recruit more people to join the army. He was imprisoned for two years, and his absence almost ruined the Pacification Army.

**Keywords:** the Pacification Army of Shensi, Hu Ching-yi, Cheng Shu-fan, the Incident of Ku-shih, the Battle of San-yuan

---

\* Researcher, Academia Historica

# 胡景翼與陝西靖國軍的建立\*

葉惠芬\*\*

## 壹、前言

民國5年袁世凱洪憲帝制失敗之後，中央政權轉移到國務總理段祺瑞手中，他與總統黎元洪不和，府院之爭有惡化之勢。尤其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的參戰問題，雙方政爭激化的結果，更釀成張勳的復辟之禍。民國6年7月段雖組織討逆軍，討平張勳，卻拒絕恢復臨時約法與國會，孫中山乃發起護法運動，在廣州成立軍政府，粵、桂、湘、滇、黔、川等西南各省反對北洋軍閥的護法戰役也隨即展開，中國自此分裂成南北兩個政府，全國陷入更大的紛亂之中。

陝西位於中國北方，地扼東西，兼跨南北，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有「北方的藩籬」之稱。辛亥革命時，是北方最早響應的省分，被視為西北革命根據地。當南方護法運動興起之時，陝西也因對督軍陳樹藩依附北洋軍閥，仰承段祺瑞意旨，排除革命勢力，深致不滿，爆發反段倒陳運動，而有陝西靖國軍的興起。和長江以北地區護法運動速起速落相比較，陝西靖國軍聲勢浩大，而且從民國6年12月起，至11年5月落幕，總共和北洋軍閥周旋達四年餘之久，是陝西民國史上重要的一頁。

對於護法運動及戰役的研究，目前已有一些成果，然而因護法重心是在兩廣及西南，研究者遂多趨重於南方各省，<sup>1</sup> 陝西靖國軍起事則相對被忽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06年4月4日，通過刊登日期：2006年6月5日。

\*\* 國史館協修

<sup>1</sup> 例如莫世祥：《護法運動史》（臺北：稻禾出版社，民國80年10月）；陳欽國：〈廣州護法軍政府之研究（1917-1921）〉（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64年）；姚誠：〈孫中山先生與護法運動〉（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

略。事實上，陝西靖國軍固然是孫中山護法運動的一環，有革命黨員于右任、焦子靜等人策動其間；後來也有滇、黔、川、鄂的護法軍組成靖國聯軍，<sup>2</sup>分道援陝；也同樣都反對段祺瑞的北京政府，但彼此並無直接的統屬關係，而有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與重要性。其為何獨能興起於北方？興起原因為何？何以能在強敵環伺中持續這麼久？其對北洋政府及陝省政局有何影響？這些問題都值得進一步思考探究。

陝西靖國軍高舉「靖國護法」的口號，號召久對北洋軍閥不滿的有志之士紛紛起兵，但是各路軍隊反陳程度不一，互不統屬，各行其是，甚至為了擴張地盤，彼此嚴重分歧，抵消戰力，而部分軍隊成員複雜，軍紀不佳，形同盜匪，甚被訾議。兵匪不分也使靖國軍的評價趨向兩極化，影響到研究的客觀性，所以先聚焦於各路的個案研究，一方面是陝西靖國軍整體研究的奠基工作，再方面可以區分各路不同情況，以免茫無頭緒、治絲愈棼。

陝西靖國軍各路軍中實力最強，紀律最佳者莫過於胡景翼的第四路軍。起事之初，胡任右翼軍總司令；總司令部成立後，任總指揮兼第四路司令，是靖國軍的靈魂人物。然而有關他在靖國軍的經歷卻隱晦不彰，主要原因之一是他於靖國軍全盛時期，於故市被俘，拘囚西安兩年，造成靖國軍發展上的一大轉折；一是他在靖國軍末期出面收束殘局，接受直系軍閥吳佩孚的改編，與于右任、楊虎城<sup>3</sup>等堅持靖國軍旗幟的意見相左，引

---

論文，民國 74 年)；林能士：〈經費與革命—以護法運動為中心的一些探討〉，《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 12 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國 84 年 5 月）；〈孫中山護法運動與日本政府的轉變〉，《中國歷史學會集刊》，第 33 期（臺北：中國歷史學會，民國 90 年 7 月）等文。

<sup>2</sup> 民國 7 年夏天，滇黔川鄂組織靖國聯軍，由葉荃、顏德基、袁祖銘、石星川、黎才、呂超、石青陽、王安瀾、王天縱等分別率部十路援陝。

<sup>3</sup> 楊虎城（1893-1949），陝西蒲城人。初入陝西民軍，後成為刀客首領。民國 4 年率部加入陝西護國軍，之後成為陳樹藩部下營長。靖國軍起事後任高峻部第三路支隊司令。胡景翼率靖國軍接受直系改編時，楊始終反對接受改編，並迎于右任來武功，復設靖國軍總司令部。

來許多批評與爭議。

但是靖國軍的一段崎嶇經歷，卻成為後來胡景翼得以躍上全國舞臺的一大關鍵。民國 9 年胡被釋回三原，重領舊部，復任總指揮，收拾靖國軍殘局，實力不減反增。民國 13 年底率以第四路軍為基礎改編的陝軍第一師，參加馮玉祥的首都政變，建立國民二軍，擔任河南善後督辦。當他於民國 14 年 4 月 10 日以三十四歲之齡在任內病逝時，更吸引全國的目光。<sup>4</sup> 短暫的一生在陝西和民國史上都占一席之地。

關於胡景翼的西安拘囚經歷及被釋回三原後陝西靖國軍的收束，限於篇幅，將留待日後另行撰文探討。本文擬以被陳樹藩拘囚西安以前的胡景翼及其靖國軍第四路軍為中心，探討革命黨員出身的他，在北洋軍閥統治下的陝西，如何因應政局的發展？在靖國軍的興起中扮演何種角色？故市事件發生的原因及對靖國軍有何影響？全文分成投身革命、富平之役、投入反陳運動、陝西靖國軍左右翼軍的建立、陝西靖國軍發展的轉折等五部分，分別探討靖國軍的興起背景及經過梗概。

陝西靖國軍的相關史料堪稱豐富，如曾任總司令的于右任於民國 20 年派人開始搜集，抗戰期間又成立陝西革命褒恤委員會，再度徵集史料，最後完成《西北革命史徵稿》和《陝西革命紀要》二書；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有《護法戰役與南北議和史料》一書；大陸方面的陝西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也做了兩年多的史料徵集和調查工作，完成了《陝西靖國軍》一書。更值得注意的是胡景翼本人於民國 7 年 9 月至 9 年 7 月，被陳樹藩拘囚西安約兩年期間留有完整的日記，對靖國軍的困境有

<sup>4</sup> 胡景翼身體肥胖，常患溫熱病症，身體不好，死前一星期臂上生一小疔，初為紅色，繼復增劇，由紅而紫，由紫而黑，且由一疔釀成九疔，疔毒由臂延及胸，腫痛特異，延西醫開刀割治，血流如注，轉而高燒不退，神志昏迷。在昏迷中，胡仍不忘抵抗外侮及整頓紀律。見〈胡景翼十日逝世〉，載季嘯風、沈友益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外編—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報資料》（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636；霍道軒：〈胡景翼之死目擊記〉，《河南文史資料》，1992 年第 4 輯（鄭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92 年 12 月），頁 70。

許多檢討和自己的規劃與想法。此外，如張鈺<sup>5</sup>、馬凌甫<sup>6</sup>等人也有口述史料或回憶錄流傳。另外，因為晉、陝的地緣關係，加上閻錫山與陳樹藩都和皖系軍閥段祺瑞關係密切，所以在《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中的〈護法戰役案〉（五）附有陝西問題，均為本文的重要參考資料。

## 貳、投身革命

胡景翼，陝西富平庄里鎮人，光緒 18（1892）年 1 月 30 日出生於一商人家庭。<sup>7</sup>因出生時父母曾禱於耀縣藥王山笠師佛洞，故自號笠僧，或勵生、立生。他自幼聰明穎悟、識解超人。祖父胡德新曾在清末捻亂、回變中以鄉團轉戰富平、耀縣之間，平亂有功，後陣亡沙場，其勇烈義氣，頗為時人稱譽，對他影響重大。<sup>8</sup>自幼即非常仰慕明初驅逐蒙古人的中山王徐達，友輩戲呼他為「中山王」，因此亦曾自號中山，認識孫中山之後，這個號才廢而不用。另外他對同是富平人的秦代大將，有「頻陽將軍」之稱的王翦非常尊崇，曾自刻印章「頻陽將軍是同鄉」，其後又刻一章「一生低首

<sup>5</sup> 張鈺（1886-1966），字伯英，河南新安人。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砲兵科畢。參加武昌起義陝西光復之役，任東路征討大都督。後曾任陝軍師長、陝南鎮守使等職。民國 7 年任靖國軍副總司令。

<sup>6</sup> 馬凌甫（1886-?），名步雲，以字行。陝西郃陽人。因與陝督陳樹藩政見不合，跟隨郭堅，參加郭堅假道山西討伐張勳之役。靖國軍起義時期，任郭堅第一路參謀。

<sup>7</sup> 胡景翼的生日，有不同的說法，一說 6 月 4 日。見胡健國編著：《近代華人生卒簡歷表》（臺北：國史館，民國 92 年 12 月），頁 188；一說 6 月 20 日（農曆 5 月 20 日）。見黃花岡輯：〈胡景翼將軍年譜〉，《西安文史資料》，第 7 輯（1984 年 12 月），頁 19；一作 1 月 30 日（農曆正月初一），為徐輝琪根據胡景翼三弟胡景銓的說法。見徐輝琪：〈胡景翼〉，《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編—人物傳記》，第 15 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 年 8 月），頁 14，本文採此說法。

<sup>8</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胡景翼日記（以下簡稱日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年 7 月），民國 7 年 11 月 2 日，頁 38；〈胡景翼〉：《西北革命史微稿》，中卷（上海書店依據 1949 年，影印版），頁 21。

拜關岳」，<sup>9</sup>也屢屢自比關公、岳飛、文天祥、史可法等民族英雄，<sup>10</sup>其豪邁自負，遠超出一般人。

胡景翼幼入私塾，曾先後跟隨富平宿儒楊子敏和趙汝篤學習中國經典古籍，趙汝篤對他尤其影響重大，趙是舉人出身，在清末時曾與安維峻一起修纂《甘肅通志》，胡除了牢記趙汝篤在詩文的教導外，對其師所給予的身教印象尤其深刻，云其師「母死三年，不入妻室；在甘肅搬母柩，來回皆徒步；腳夫不慎，靈柩有微傷，痛哭至不能自抑」。<sup>11</sup>此外，胡又謙虛好學，每遇宿儒長者即請教學問，拘囚西安時，也請來陝西名儒毛俊臣為其講經，<sup>12</sup>學問有很大的進境。

對清末以來中國的積弱不振的情形，胡景翼甚感憂心，曾跟隨著名拳師學習少林拳術；和一些青少年交遊，即與之比賽技擊角力，縱酒諧笑，不拘形骸，顯示豪放的一面。聽了中國在鴉片戰爭慘敗的情形，則誓言要煎雪國恥，畫鷹與日形為的以射之；也曾自編〈勸女子放足〉告單，張貼於街頭巷尾，宣傳放足。<sup>13</sup>

光緒 34（1908）年胡景翼進入健本學堂就學，<sup>14</sup>教師多為同盟會員，

<sup>9</sup> 〈胡景翼致鄧寶珊函〉，載中共陝西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陝西靖國軍》（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頁295。

<sup>10</sup> 《日記》，民國7年10月25日，頁34。

<sup>11</sup> 《日記》，民國7年11月23日，頁62。

<sup>12</sup> 陝西經學為關學一派，有「北朱南毛」之稱，朱指朱先照（佛光），毛指毛俊臣。見王鴻俊：〈回憶于右任先生〉，《陝西文史資料選輯》，第16輯（西安：陝西省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1989年12月），頁69；胡景翼自民國7年10月8日開始有請毛俊臣為其講經的想法，後來又屢屢提之，直至民國8年6月5日，胡得毛函，指點學問，至6月30日開始與毛見面，接受毛在經典及詩文的指導。參見《日記》，民國7年10月8日、11月14日，頁11、50、194。

<sup>13</sup> 黃花岡輯：〈胡景翼將軍年譜〉，《西安文史資料》，第7輯，頁19-21。

<sup>14</sup> 健本學堂是張拜雲、焦子靜、吳寶三於西安西大街富平會館所設立之高等小學堂，常任教員有常銘卿、陳會亭、程孝先、李天佐等人，兼任的有宋元愷、楊銘源、景梅九、董雨麓等人，井勿幕、李仲特、焦子靜等也不時來到學堂講話，是革命活動十分活躍的學堂。見〈陝西辛亥前革命思想傳播和同盟會初期活動〉，《陝西文史資料》，第1輯（1961年9月），頁80。

他因此結識很多革命志士，如井勿幕、<sup>15</sup> 宋元愷、李仲三、馮毓東、張義安等人，革命思想更加堅定。<sup>16</sup> 因為列強有瓜分中國之議，胡景翼義憤填膺，密集同學開會，自費編印傳單，警告各縣及省垣西安各校學生，主張青年救國；也時常率同學在遊戲中布設戰陣，部勒兵法，數人購買木槍數十枝，作為體操之用，使健本學堂講武之風遐邇皆聞。

宣統 2（1910）年胡景翼就在健本的老師井勿幕、宋元愷、楊銘源等人介紹下，加入同盟會。<sup>17</sup> 對於陝西的同盟會員多為文士出身，覺得應該聯絡哥老會會黨及渭北各縣的刀客，<sup>18</sup> 才能壯大革命聲勢，於是偕同學李仲三、馮毓東等四處活動，爭取各地會黨、刀客響應革命，相當有成績。而且直到辛亥革命前夕，和井勿幕、張鈞等三十六人在大雁塔歃血為盟，結為兄弟，也成功的團結西北革命的三大主流一同盟會、新軍、會黨力量。

武昌起義前夕，胡景翼從健本學堂畢業，回到渭北，同井勿幕等人準備在耀縣廟灣起義，以畜牧開墾為名，已聯絡同志二十餘人，不久武昌起義爆發，以張鳳翽為首的新軍也光復西安，胡立刻在耀縣藥王山起兵響應，被編入陝北招討使井勿幕部，任第一標統帶，駐守三原。此時亂黨乘機蜂起，同、耀兩縣均為會黨張南輝所盤踞，所部紀律敗壞，假借革命軍名義，勾結清廷，燒殺擄掠，人民來向招討使署求救，胡奉命率四十騎直入耀縣去見張南輝，促使離城，張部聽命退走，等張部出城過半後，胡突

<sup>15</sup> 井勿幕（1888-1918），陝西蒲城人。留學日本時加入同盟會，任陝西支部長，返國組同盟會陝西分會。辛亥起義時任陝北招討使，有功於陝西光復。民國成立後，曾參加二次革命和護國討袁運動。民國 6 年任陝西關中道尹。

<sup>16</sup> 林能士：《辛亥時期北方的革命活動》（臺北：正中書局，民國 82 年 1 月），頁 216。

<sup>17</sup> 〈胡景翼〉，《陝西文獻》，第 8 期（民國 61 年 1 月 15 日），頁 15。

<sup>18</sup> 刀客是清代渭河流域下層人民群眾中特有的俠義組織，成員持臨潼關山鎮製造的關山刀子，長三尺，寬二寸，形制特別，極為鋒利，分布在潼關以西，西安以東的沿渭河兩岸，以渭北最多，如嚴紀鵬、嚴錫龍、石象儀等人都出身刀客。見李仲三等撰：〈關中刀客〉，《陝西文史資料》，第 1 輯（1961 年 9 月），頁 111；劉萬興、李潤乾編著：《可愛的陝西》（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 年 3 月），頁 201-202。



起率眾登城擊之，乘勝追逐，完全收平張部，百姓歡躍。<sup>19</sup>

陝西在西安光復後，各地紛紛起義，清廷派前陝甘總督升允率甘肅清軍及回軍來攻，分道長驅入陝，進至三水、淳化，胡景翼率軍禦之，與敵激戰於張戶原，終日不遑飲食，等敵退後，檢查所部槍械子彈，則已完全用盡，戰事之激烈，可見一斑，勝利經過，婦孺傳誦。<sup>20</sup> 在胡景翼等革命軍的努力之下，不斷挫敗清軍，保衛省城西安不至動搖，對辛亥革命陝西的光復有功。

陝西在革命成功之後，革命勢力被排斥，井勿幕首先自請解甲，渭北各部均願歸胡景翼統帶。胡一向佩服井勿幕，同樣抱持革命「須起於俠義之心，而無一毫權利之念夾雜其間，方謂真民黨；而後可以醫世道人心，挽末世之頹風」，曾刻有一小章「不愛錢，不怕死」以明志，<sup>21</sup> 此時也以學業未成為由，和張義安、馮毓東等人相偕赴日留學，進入振武預備學校。

民國 2 年外蒙獨立更加積極，留日學生推胡景翼為征蒙軍司令，回到上海，準備行動，知袁世凱別有用意而止。<sup>22</sup> 二次革命時，黃興曾致書陝督張鳳翽約以陝軍應援，<sup>23</sup> 張不聽，胡景翼聞而嘆曰：

陝軍若出關鄭、洛，通電主和，則舉足為南北重輕，今不此之圖，而苟安一時，助長袁氏帝制自為之心，國家從茲多事矣。<sup>24</sup>

<sup>19</sup> 〈胡景翼〉，《西北革命史徵稿》，中卷，頁 22。

<sup>20</sup> 于右任：〈國民軍第二軍軍長河南軍務督辦胡公墓志銘〉，《日記》，頁 371；景梅九：〈井勿幕先烈事略〉，《護法戰役及南北議和史料—革命文獻第 50 輯（以下簡稱革命文獻 50）》（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會黨史委員會，民國 59 年 3 月），頁 341；朱敘五、黨自新：〈陝西辛亥革命回憶〉，《陝西文史資料》，第 2 輯（1962 年 4 月），頁 156。

<sup>21</sup> 《日記》，民國 7 年 10 月 19 日，頁 20。

<sup>22</sup> 于右任：〈國民軍第二軍軍長河南軍務督辦胡公墓誌銘〉，《日記》，頁 371。

<sup>23</sup> 張鳳翽（1881-1958），字翔初，陝西咸寧人。陝西陸軍武備學堂、日本振武學校畢業，曾任陝西新軍二標一營營長兼協參議官，武昌起義時，被擁戴為秦隴復漢大都督。民國元年任陝督兼民政長。

<sup>24</sup> 〈胡景翼〉，《西北革命史徵稿》，中卷，頁 23。

民國3年1月胡景翼復遊日本，時因二次革命討袁失敗，黨人齊集東京，在郊外大森成立軍事學校，以「浩然學社」為名，專力研究各家兵法，胡也進入該校，與黨人交遊頻繁。9月將歸國前，因于右任的引見，與孫中山首度見面，中山囑以陝事曰：「西北大事，完全託之於公」，並表示等經費較寬裕後，會加以實際援助，胡答云：「數萬元無所益，我有精神，無不濟也。」又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欲實行革命，須身入反革命團體，培養實力，方得有濟也。」臨去時對中山說：「景翼歸國，革命成功，當請先生主政。」令中山大為嘆服。<sup>25</sup>

事實上，孫中山的確也影響胡景翼的一生，他尊崇孫中山的革命行動，也推崇其學說思想，在西安拘囚時，友人為他帶來《孫中山學說》，次日起一連好幾天都閱讀此書，更特別向友人高介人推介，結果卻遭醜詆，胡還嘆曰：「桀犬吠堯，自古已然也。」看完後又發表自己的心得說：「覺先生學問充足，為人稱重，有以哉！非如世之人，竊聲聞者也。」<sup>26</sup>所以在14年胡死時，于右任因此寫下：「蓋世勳名不為王翦，彌天風雨又哭中山」的輓聯，表達對胡與孫中山兩位革命人物先後逝世的哀悼。<sup>27</sup>

總之，生長在革命思潮激盪之下的陝西，早有革命救國之志的胡景翼也順應時勢，加入同盟會，進行起義行動。深悉會黨及刀客是陝省兩種潛在勢力，可善加利用，乃四處聯繫，進行活動，有功於陝省光復，卻也體驗了這些地方武力若不加以約束，則可能為人民帶來嚴重的禍害，不可不慎。辛亥革命成功後，雖然有機會統率渭北部隊，發展本身的實力，卻功成不居，以學業未成，赴日留學，顯示其目光及格局的遠大，更為其日後

<sup>25</sup> 李泰棻、宋哲元編述：《國民軍史稿》（香港：大東圖書公司，1978年7月），頁49；于右任：〈國民軍第二軍軍長河南軍務督辦胡公墓志銘〉，頁371；黃花岡輯：〈胡景翼將軍年譜〉，《西安文史資料》，第7輯，頁19-21。

<sup>26</sup> 《日記》，民國8年7月23、24、26、27、28、29日，頁204-207。

<sup>27</sup> 于右任認為胡景翼為中華民國立功，勝於秦始皇的大將王翦，而在孫中山逝世之後，又哀悼同樣號為中山的胡景翼。見張文生：〈懷念于右任先生〉，《陝西文史資料選輯》第16輯（1984年3月），頁28。

的軍政生涯奠定深厚基礎。

### 叁、富平之役

袁世凱掌握大權後，陰謀逐漸顯露，陝督張鳳翽雖一意討好，仍不能為袁所信任，而革命黨也逐漸體認時局日非，乃重新齊聚，準備進行討袁行動。民國3年9月，胡景翼與馮毓東由日本回國，取道京、津，約劉守中到山西，準備結合山西革命同志續桐溪等人，<sup>28</sup>組織秦晉聯軍討袁，當時續桐溪不見容於晉督閻錫山，已避難入陝，胡乃返陝。

其後續桐溪親自到富平晤胡，乃組成以續桐溪等人為中心，號召有河北孫岳、山西胡亮天、甘肅鄧寶珊、<sup>29</sup>陝西劉藹如、史可軒、劉守中、馮毓東、張義安、董振五、于鶴九、武觀石等人齊聚陝西民黨郭希仁<sup>30</sup>講學的華山之「共學園」。他們以講學為掩護，不時往還密商革命方略，策劃討袁，時人稱之為「華山聚義」，又稱之為「華下革命集團」。<sup>31</sup>此時張鳳翽已被召入京，由陸建章繼為陝督，陸有「屠戶」之稱，是袁的心腹，對革命黨人防範嚴密，四處捕殺革命黨人，疑郭希仁等密謀，有逮捕郭之風聲，討袁行動受挫，眾人被迫散去。<sup>32</sup>胡景翼於是返回富平，讀書養晦，學習技擊，準備他日之用。

<sup>28</sup> 續桐溪（1880-1926），字西峰，山西崞縣人。山西大學畢業。辛亥革命時參加山西起義。也曾參加討袁護國之役。甚具才略，經常與晉督閻錫山縱談國是，提出建言，對閻投靠袁世凱表達不滿，被閻逼迫離開山西。

<sup>29</sup> 鄧寶珊（1894-1968），名瑜，甘肅天水人。同盟會員，辛亥革命參加新疆伊犁起義，民國3年與劉藹如等赴陝，5年以後在胡景翼部擔任軍職。

<sup>30</sup> 郭希仁（1881-1923），陝西臨潼人。同盟會員，曾任陝西諮議局副議長、陝西水利局局長兼林務專員、教育廳長等職。

<sup>31</sup> 黃花岡輯：〈胡景翼將軍年譜〉，《西安文史資料》，第7輯，頁24；鄧寶珊：〈三原起義和陝西靖國軍右翼軍左翼軍的成立〉，《陝西靖國軍》，頁153；〈續桐溪〉、〈胡亮天〉，《西北革命史徵稿》，中卷，頁51、197。

<sup>32</sup> 〈郭希仁〉，《西北革命史徵稿》，中卷，頁13。

陸建章又大肆裁汰陝軍，最後只剩下陳樹藩所部的第四混成旅，因追剿豫匪白朗有功，暫得保留。對於陝西革命勢力的消失，胡景翼非常憂心，開始產生建立一支基本部隊的想法。當他不惜折節加入陳樹藩部時，陳樹藩相當詫異的說：「若曾充統帶，此豈所能堪耶！速自審，勿亂營規，使余難繩他人。」但胡慨然表示願受約束，任陳部差官連連長。不久與岳維峻、姜宏模等一起進入陳旅教導營軍官連學習，畢業後任備補連連長，統有排長馬獻瑞、靳經國、李泮池，姜宏模任司務長，而馮毓東、岳維峻等人亦在部中，他的連較一般連的編制大，因此有「加大連」之稱。<sup>33</sup>

民國5年3月間，高峻和曹世英在白水高舉護國軍旗幟，<sup>34</sup>邀胡景翼參加，胡部武觀石、劉守中、張義安等人也都主張兵變反陸，<sup>35</sup>但他另有計畫，擬先取得陸建章和陳樹藩的信任，一面與郭堅等暗通消息，<sup>36</sup>表明自己對聯軍採中立態度；一面反而率部向逐陸軍發動突襲，得擢升為游擊營營長，下有三連，馬獻瑞、姜宏模和岳維峻均任其連長，駐富平整編，官兵三百餘人，每人馬槍、自來得槍各一枝，子彈充足，加上他拳術很好，弁兵畏服。<sup>37</sup>

胡景翼開始規劃逐陸行動，密令胡顏海前往陝北安邊，將跟隨商震團的馬獻瑞調回，又令張義安、姜宏模、岳維峻等人分頭進行聯繫，準備

<sup>33</sup> 姜宏模：〈陸承武被擒和陝西護國軍成立親歷記〉，《陝西靖國軍》，頁65。

<sup>34</sup> 曹世英，字俊夫、高峻，字峰五，同為陝西白水人。辛亥陝西光復之役，克復白水有功。革命成功後曹赴日，加入中華革命黨，因孫中山委以陝事而回國，再與郭堅、高峻等樹立討袁逐陸旗幟。靖國軍起事後，曹世英任第三路司令，高峻任第五路司令。

<sup>35</sup> 西北大學歷史系編：《舊民族主義革命時期陝西大事記述》（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頁200。

<sup>36</sup> 郭堅，字方剛，陝西蒲城人。辛亥革命時，廣納豪傑，參加舉事，光復同州等地。民國4年樹護國軍旗幟，反袁逐陸。民國6年於率部假道山西討伐張勳之役中，因陳樹藩密電晉督閻錫山剿除，腹背受敵，因此與陳樹藩交惡，與耿直、高峻、曹世英等人進行討陳運動，靖國軍成立後，任第一路司令。

<sup>37</sup> 竇蔭三、耿端方：〈我們所了解的郭堅〉，《陝西文史資料》，第20輯（1988年4月），頁26；吳滄洲：〈胡憨戰爭前後的回憶〉，《河南文史資料》，1993年第1輯，頁4。

團結各方行動。<sup>38</sup>時陸建章以渭北是革命策源地，特派兒子陸承武率精銳之中堅團駐防，配備有精良武器，進駐富平。5月6日胡獲知陸承武正在追擊郭堅，即將由北山路過富平，乃緊急召回姜宏模等人，準備行動。為了偵知敵人駐地內部情況，胡親帶馮毓東等人到陸承武所駐之書院和縣衙門等地察看，決定半夜行動。<sup>39</sup>分兵二路，直攻陸承武所駐之書院和縣衙門，其餘官兵也配置一些定點，作為策應。激戰兩天，各路援軍也適時趕來，合力進擊之下，盡殲其眾，胡親自率隊猛撲陸承武住處，竟將陸承武俘虜。<sup>40</sup>反陸的郭堅、耿直、<sup>41</sup>曹世英、高峻等各軍也在獲得胡的情報後，星夜回師關中，神速襲擊三原，占領三原後，並乘勝向咸陽、涇陽、醴泉及西路一帶馳進，準備包圍西安。<sup>42</sup>

胡景翼在準備擒拿陸承武時，即報告在蒲城的陳樹藩，但陳在未獲確切勝利之前，態度模稜，心存觀望，最後派了親信帶便衣百餘人，攜子彈幾萬發，來富平暗中協助，準備如果胡獲勝，自己便能被推戴，他一接獲陸承武被俘消息，馬上率騎兵百餘名由蒲城趕來。當時眾議欲推胡為司令，趨省城；國會眾議院議員焦子靜也進行活動，欲任總司令。<sup>43</sup>另外，陸建章為保護兒子，挽回頹勢，也電胡表示：「我認君為英雄，必不忍加害於英雄，君認為我為君子，必不忍加害於君子之子。」並說「由省代表十五

<sup>38</sup> 姜宏模：〈陸承武被擒和陝西護國軍成立親歷記〉，《陝西靖國軍》，頁63。

<sup>39</sup> 馮子明：〈逐陸之役和陳樹藩攫取陝督〉，《陝西靖國軍》，頁74；姜宏模口述、胡景通筆記：〈陸承武被擒親歷記〉，《陝西文史資料》，第2輯，頁125。

<sup>40</sup> 姜宏模：〈陸承武被擒和陝西護國軍成立親歷記〉，《陝西靖國軍》，頁66-67；馮子明遺稿：〈逐陸之役和陳樹藩攫取陝督〉，《陝西文史資料》，第2輯，頁135；張鈞：〈我所知道的陳樹藩〉，《風雨漫漫四十年》（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1月），頁146。

<sup>41</sup> 耿直，字端人，陝西澄城人。初入巡警教練所，充地方警察。辛亥革命時，入郭堅部參與起義。陳樹藩督陝後，任陝西警備軍分統，為郭堅副手。郭堅假道山西之役失敗後，升為警備軍統領。高峻等白水之役後，耿直決計起兵反陳。

<sup>42</sup> 竇蔭三、耿端方：〈我們所了解的郭堅〉，《陝西文史資料》，第20輯，頁26；楊子廉：〈白水起義和西北護國軍的成立〉，《陝西靖國軍》，頁126。

<sup>43</sup> 姜宏模：〈陸承武被擒和陝西護國軍成立親歷記〉，《陝西靖國軍》，頁68。

人來富平接洽」。<sup>44</sup> 在各方角力的情勢下，胡景翼此時的態度實舉足輕重。

胡景翼認為要陝人團結一致，憑藉陳樹藩的力量才足以徹底扳倒陸建章。<sup>45</sup> 獲悉陸承武被擒後，陳樹藩先派張丹屏和焦子靜一起見胡，告以己意，要胡等他來後再商討事件如何處理。<sup>46</sup> 然後才急由蒲城趕來富平，決定5月9日宣布陝省獨立，稱為陝西護國軍，陸承武由他帶往蒲城。<sup>47</sup> 陸建章為挽救兒子性命，又為了保有在陝聚斂所得的財富，與陳樹藩交涉後，答應交出陝西軍政大權，所以5月16日陳旅進入西安，20日陸建章離陝西去。<sup>48</sup>

陳樹藩得以督陝，主要為胡景翼之功，升其為第一旅劉世瓏部第二團團長，移防商州龍駒寨，胡努力練兵年餘，兵強將悍，田玉潔、岳維峻、陳世鈺任營長，張義安、董振五、鄧寶珊、馮毓東、楊瑞軒、徐元凱等任連長，有「十大連」之稱，為陝軍之模範勁旅。<sup>49</sup> 部將中有許多是健本學堂同學，如張義安、董振五、馮毓東、楊瑞軒等人，其餘如岳維峻、田玉潔、鄧寶珊等也都是慷慨義氣的將領，<sup>50</sup> 成為日後他參加靖國軍與首都革命的基本隊伍。為增強部隊的實力，胡景翼也重用外籍人士，部隊中曾有

<sup>44</sup> 姜宏模：〈陸承武被擒和陝西護國軍成立親歷記〉，《陝西靖國軍》，頁67。

<sup>45</sup> 姜宏模口述、胡景通筆記：〈陸承武被擒親歷記〉，《陝西文史資料》，第2輯，頁130。

<sup>46</sup> 張丹屏：〈陳樹藩乘機奪取陝西軍政大權及陸建章被逐經過〉，《陝西靖國軍》，頁78。

<sup>47</sup> 馮志明：〈逐陸之役和陳樹藩攫取陝督〉，《陝西靖國軍》，頁74-75；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1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68年7月），頁238。

<sup>48</sup> 馮子明遺稿：〈逐陸之役和陳樹藩攫取陝督〉，《陝西文史資料》，第2輯，頁137；竇蔭三、耿端方：〈我們所了解的郭堅〉，《陝西文史資料》，第20輯，頁26；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1冊，頁247。

<sup>49</sup> 〈胡景翼〉，《西北革命史徵稿》，中卷，頁24；徐杭、章炳麟：〈陝西靖國軍第四路前任司令胡景翼傳〉，《陝西靖國軍》，頁277；黃花岡輯：〈胡景翼將軍年譜〉，《西安文史資料》，第7輯，頁26。

<sup>50</sup> 馮玉祥：《我的生活》（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頁337。

一位日人佐佐木彌市，來到三原代造炸彈等軍用品，在渭北立有戰功。<sup>51</sup>

從胡景翼在富平之役前後經歷看，自加入陳樹藩部任差官連連長開始，胡景翼頗立戰功，得到重用，逐年升遷。加上他個性恢宏大度，誠信任人，性情尤其平易近人，不飾威儀，得到部下真心擁戴。因此統兵馭眾，將略天成，在大計所關，輒當機立斷，非常具有領導者的特質。一手策劃富平兵變，生擒陸承武，卻能拋開個人利益，擁戴陳樹藩，取得討袁逐陸的勝利。在他的才略影響下，實力持續擴充，形成一支優良的革命隊伍。

## 肆、投入反陳運動

在富平之役中，陳樹藩獲得胡景翼等革命人士的擁護，才得以擔任陝督，但是隨即投靠段祺瑞的皖系，成為北洋軍閥的一員，他的倒行逆施引起許多不滿，因此與南方掀起護法運動的同時，陝西也爆發了反段討陳運動。胡並非陝西靖國軍的策動者，也非首義者，但以其革命黨人出身，又率領陝軍中實力最強大的一支軍隊，因此其動向倍受各方關注，他的投身反陳運動，也是反陳勢力得以匯集的關鍵因素。

### 1. 反陳勢力的結合：

陳樹藩是陝南安康人，在保定速成學堂讀書時加入同盟會，曾參加辛亥革命光復陝西之役；<sup>52</sup> 在富平之役中，他暗中支持胡景翼，宣布陝西獨立，驅走陸建章，對袁世凱的洪憲帝制是一大打擊。但是在當上陝督後，隨即於袁世凱死的次日 6 月 7 日宣布取消陝西獨立，並於 6 月 10 日由北京政府任命為漢武將軍，督理陝西軍務。他完全利用革命黨人護國討袁的熱情，為一己謀權位之私，已引起陝西民黨人士的憤慨，其後又完全倒向段

<sup>51</sup> 《日記》，民國 8 年 8 月 27 日，頁 217；郭叔蕃：〈陝西靖國軍第六路及司令盧占魁事略〉，《陝西靖國軍》，頁 287。

<sup>52</sup> 張鈞：〈我所知道的陳樹藩〉，《風雨漫漫四十年》，頁 140-143。

祺瑞，成為督軍團一員。

民國6年6月5日陳樹藩逼迫革命黨員出身的省長李根源下臺，派郭堅、胡景翼和耿直等人偵伺李之動靜，但是他們反而欽佩李的為人，李亦在言談中暗示他們應當走正當的道路，對胡等人有相當影響。<sup>53</sup>對於陳樹藩背離革命黨之舉，革命人士曾試圖挽回，期望陳樹藩能在西北建立革命根據地，與南方護法力量相呼應，與北洋軍閥對抗，所以于右任、張鈞和張鳳翽等人都曾分途入陝勸說。但是陳已完全成為北洋軍閥一員，窮兵黷武、廣種鴉片、預徵錢糧、壓制輿論、摧殘教育等種種禍陝措施大失民心。<sup>54</sup>

為擴充軍事實力，鞏固自己的地位，他重用親信及陝南人，壓抑民黨。例如他對曹世英非常猜忌，屢欲殺之，卻又有顧慮，不得已勉強給曹騎兵一營，槍不滿二百，駐防耀縣；為壓抑高峻，編其部為步兵一團，卻委親信的李天佐為團長，高只任中校團副。對郭堅更是欲除之而後快，趁著討伐張勳之機，令郭堅由禹門渡河入晉，卻密電晉督閻錫山剿除，同時派王飛虎和胡景翼布兵河上，使郭堅腹背受敵，幾乎全軍覆沒。<sup>55</sup>

陳樹藩在陝督的許多作為，已激起陝人普遍強烈的不滿，盛大的反段驅陳運動迅速展開。而其向北洋軍閥靠攏，排斥民黨人士，也使陝軍走向分裂，一為擁陳派的駐潼團長嚴紀鵬、駐同團長王飛虎、第三團團長嚴錫龍與陝北鎮守使井岳秀；一為反陳派的郭堅、高峻、耿直、曹世英及劉錫麟；一為中立派，包括胡景翼、張鴻遠、張仲仁、張金印等各團營。<sup>56</sup> 陳

<sup>53</sup> 張鈞：〈我所知道的陳樹藩〉，《風雨漫漫四十年》，頁153。胡景翼在拘囚西安時，曾當面向陳樹藩云：「不當反對李印泉（根源）。」見《日記》，民國8年12月1日，頁251。

<sup>54</sup> 李振民：《陝西通史·民國卷》（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3月），頁39-43；郭琦主編：《陝西五千年》（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7月），頁685-686。

<sup>55</sup> 馬凌甫：〈陝西靖國軍始末〉，《文史資料選輯》，第30輯，頁174-177；〈陝西靖國軍革命戰事〉，《革命文獻50》，頁295-302。

<sup>56</sup> 〈陝西靖國軍革命戰事〉，《革命文獻50》，頁295-296。



雖還能拉攏擁陳派與中立派勢力，但是以反陳派的郭堅、高峻、耿直為中心，已將許多民黨聚集起來，準備進行武裝反陳行動。

## 2. 陝軍之中立派—胡景翼：

當反陳勢力凝聚之時，胡景翼的動向最為各方關注。因為郭堅自從兵敗山西之後，元氣斲傷；高峻有李天佐監視於內，不敢輕舉妄動；曹世英只有騎兵一營，勢力單薄；耿直的警備軍駐紮省城，與陳接近，加上軍隊複雜，容易滋生枝節。只有胡兵強將悍，戰鬥力強，發難亦較容易。<sup>57</sup> 民黨既已準備發動反陳，因此對他寄予十分厚望，認為如果能說服他脫離陳的羈縻，反陳局勢的開展將指日可待，因此劉守中、王誠齋、鄧寶珊、吳希真等民黨人士紛集於胡部所駐紮的三原。郭堅和耿直也以私人名義，致函曹世英、高峻等，請他們設法說胡早日脫離陳樹藩，站到反陳陣營來。<sup>58</sup>

胡遲無動靜，對反陳陣營關繫重大，與陳樹藩關係惡劣的曹世英在黨人力促其起義時即表示：「陸軍大勢，可以執中樞而旋轉之者，厥維胡某。胡不動，我動之無益。」<sup>59</sup> 在眾人的期待中，胡此時卻有其顧慮，一來認為郭、高等部紀律不佳，其中他對郭堅印象最差，認為郭是陝西長年匪患的禍首，曾說：「予甚恨土匪行動，然郭養之有年，根深蒂固，非予一人之力所能斬除。」<sup>60</sup> 二來他對於響應護法一事力主穩健，認為應充分準備，與鄰省一致行動，守法而不擾民，方能見信於群眾。<sup>61</sup> 如果倉促起義，必然就地徵發，取給民間，必然加深人民的負擔。而郭堅、高峻等人與陳樹藩結怨甚深，為了打陳，如同亡命之徒，會帶給陝人更大的苦難。這些軍隊分子複雜，為害閭閻，既不是地方人民所需要的隊伍，更不能完成靖國軍的

<sup>57</sup> 〈陝西靖國軍革命戰事〉，《革命文獻 50》，頁 294-295。

<sup>58</sup> 張鈞：〈回憶陝西靖國軍始末〉，《風雨漫漫四十年》，頁 196-197。

<sup>59</sup> 〈陝西護法之役〉，《革命文獻 50》，頁 301。

<sup>60</sup> 《日記》，民國 7 年 10 月 7 日，

<sup>61</sup> 葉雨田、寶品三、劉仲德：〈回憶陝西靖國軍初期郭希仁誘勸曹胡與南雪亭之死〉，《陝西靖國軍》，頁 198。

革命任務，他認為要革命，就得充實革命隊伍，雖暫時依靠陳樹藩亦在所不惜，等待自己羽翼豐滿後，才能真正有所作為。<sup>62</sup>

事實上，不同於郭堅、高峻、曹世英等人與陳樹藩的關係已經惡劣到極點，胡景翼自從民國3年開始投入陳樹藩部下，一路受到陳的倚重，由連長、營長升為團長，在富平之役，兩人又有攜手合作驅走陸建章的經驗，交情不惡。他對於辛亥革命後陝西局勢的發展及陳樹藩倒向北洋軍閥固然不滿，仍然對陳樹藩保有一些希望，認為此次如能再爭取到陳樹藩的合作，則勝券在握。又認為陳統治下的陝西，革命黨人至少仍有生存活動空間，若「出陝西地盤，北方無民黨立足地」。<sup>63</sup>同樣的看法，與靖國軍許多將領友好的山西人徐永昌也表示：「陳雖為北洋軍閥之一員，而內心贊成民黨，處此環境，不期然而然的首鼠兩端矣。」<sup>64</sup>

胡因此一直期望陳樹藩能利用陝西這個「有為之地與有用之人」，與北京政府劃清界限，創立一番新局面。<sup>65</sup>因為這種對陳高度期望，胡曾數度託陳的上校參謀吳滄洲勸陳宣布獨立，響應西南護法，直到胡參加陝西靖國軍之後仍未放棄，而吳在比較劉鎮華與胡景翼之後，曾對陳云：

朋友當急難之際，應當披髮纓冠以救，你同雪亞（劉鎮華）的關係我很清楚，他現在隔岸觀火，乘人之危，無理要挾，我實在容不下去。胡笠僧（景翼）來信說過：只要督軍革命，我搬倒帥字旗，聽他的命令，我當時把信也給你看過，…何必受這樣的驚氣！<sup>66</sup>

促陳體會胡的苦心，勿受劉鎮華的要挾，然而陳樹藩並未接受。

雖然與陳樹藩一直有不錯的交情，也希望藉由陳，能夠扭轉陝局，但

<sup>62</sup> 〈陝西靖國軍革命戰事〉，《革命文獻 50》，頁 295。

<sup>63</sup> 《日記》，民國 7 年 11 月 18 日，頁 54。

<sup>64</sup> 徐永昌：《徐永昌將軍求己齋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8 年 8 月 1 日），頁 46。

<sup>65</sup> 《日記》，民國 7 年 10 月 4 日，頁 4。

<sup>66</sup> 吳滄洲：〈胡懋戰爭前後的回憶〉，《河南文史資料》，1993 年第 1 輯，頁 7；吳滄洲：〈我所知道的劉鎮華前半生〉，《洛陽文史資料》，第 8 輯（1990 年 9 月），頁 34。

是自從參加辛亥革命以來，胡景翼則自始至終保有革命熱情，堅持共和精神，對於民國以來接連的帝制和復辟，破壞國家，倒行逆施，深惡痛絕，認為身為國民，應該竭力討伐。對於革命立場的堅持，和友人有過爭論，友人認為過渡時代自相斬伐，本為必然之事，不必堅守固定一種立場。胡卻加以反駁，表示：

早言共和國，暮倡帝制，解散議會，開演復辟，寡廉鮮恥，朝秦暮楚，乃至今日，如洪水之氾濫，如虎兇之出柙，魑魅晝行，率獸食人，人心險惡，甚已至不可收拾。若再不繩之以法，吾恐中國之亡無日。<sup>67</sup>

對於胡景翼的矢志革命，及其在民黨中的影響力，陳樹藩心裡相當清楚，但是因為胡部的戰鬥力不容輕忽，所以陳樹藩一方面對他極力籠絡，因勢利導，以為己用。許諾給予武器兵員補充，認定胡還未升到旅長一職，不會倒戈，而掌握住胡景翼，郭堅和王飛虎等人既害怕胡，也絕不敢公開反陳。<sup>68</sup>一方面也對胡力加防範，曾在胡部安插自己的親信，也把胡部遠調陝南駐防，希望斬斷其與渭北革命黨人的聯繫。

### 3. 從助陳到反陳：

高峻的白水起義和耿直的省城兵變相繼發生，胡景翼卻還沒有響應起義的跡象，反而助陳平亂。劉守中親至軍中勸他即刻發動，胡回答：

余非不知誤國禍陝之罪在必誅，但舉事後，必與形同土匪者結合，恐因伐賊而又引起大亂，將來不易收拾，豈非因救國而誤國，因救陝而禍陝乎？<sup>69</sup>

<sup>67</sup> 《日記》，民國7年10月3日，頁4。

<sup>68</sup> 張鈞：〈回憶陝西靖國軍始末〉，《風雨漫漫四十年》，頁194；〈三秦義聲之京訊〉《民國日報》，上海，民國7年2月20日，版6。

<sup>69</sup> 〈三秦義師大發展(二)〉，《民國日報》，上海，民國7年2月16日，版3；〈耿直由西安敗走後之陳樹藩〉，《革命文獻50》，頁332；〈陝西靖國軍紀事〉，《一九一九年南北議和資料》（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503。

其後他也向參謀同文成表示：「我打郭（堅）、耿（直）、曹（世英）、高（峻），是想把他們擾害地方的軍隊剿滅掉，自己起來再幹。」<sup>70</sup>

民國6年12月3日高峻首先在白水以「護法軍」名義，宣布獨立，聲討陳樹藩追隨安福系殃民禍國的罪行，胡景翼、王飛虎和李天佐以急行軍三面圍攻白水。<sup>71</sup>11日，耿直又在省城西安發動兵變。<sup>72</sup>和陳部激戰兩晝夜後，聞胡景翼團由北門開進，才急由南門退走。<sup>73</sup>到鄠縣和郭堅會合，一起開往整屋，樹立「靖國軍」旗幟，成立陝西靖國軍總司令部。<sup>74</sup>郭堅、耿直合流後，分別在西路布防，胡景翼部仍然隸陳一方，出興平向耿進迫，威脅從鳳翔來援的郭堅，郭急函王飛虎求援，並責胡「別有用意，猛力攻擊」，致其進退兩窮。<sup>75</sup>耿直剛退到岐山，胡又向岐山城北進攻，炮

<sup>70</sup> 葉雨田：〈靖國軍末期高陵事變見聞〉，《陝西文史資料》，第3輯，頁242；〈三秦義師大發展〉，《民國日報》，上海，民國7年2月17日，版3。

<sup>71</sup> 黨仙洲、張輯五、耿庄、曹子升：〈回憶耿直西安起義及其殉難經過〉，《陝西文史資料》，第2輯，頁28；茹欲立：〈陝西靖國軍的始末〉，《陝西靖國軍》，頁29。

<sup>72</sup> 按：耿直發動西安省城兵變，致關中道尹陳友璋被槍斃一事的日期，郭廷以作10月15日，疑誤。茲據其餘多種記載及《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以下簡稱閻檔錄存）》的說法，應為陰曆10月28日前後，即陽曆12月11日。參見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1冊，頁333；〈閻錫山電田應璜西安省城兵變電信不通未知情形若何〉（民國6年12月11日）、〈陳樹藩電閻錫山東北路叛兵均被擊散刻正追剿餘孽〉（民國6年12月16日），《閻檔錄存》，第4冊，頁286、288；蔡屏藩編述、于右任校閱：《陝西革命紀要》（出版項缺，民國51年4月），頁23；《西北革命史微稿》，上卷，頁103；茹欲立：〈陝西靖國軍的始末〉，頁29；黨仙洲等：〈回憶耿直西安起義及其殉難經過〉，《陝西文史資料》，第2輯，頁34。

<sup>73</sup> 耿直與陳樹藩激戰兩晝夜，陳樹藩以傷亡慘重，擬北退，適胡景翼率團來攻，乃率部出西安南門，繞整屋、鄠縣一帶而西，實則來到的是胡部營長陳世鈺。見馬凌甫：〈陝西靖國軍始末〉，《文史資料選輯》，第30輯，頁177；張鈺：〈回憶陝西靖國軍始末〉，《風雨漫漫四十年》，頁196。

<sup>74</sup> 茹欲立：〈陝西靖國軍始末〉，《陝西靖國軍》，頁29-30；黨仙洲、張輯五、耿庄、曹子升：〈回憶耿直西安起義及其殉難經過〉，《陝西文史資料》，第2輯，頁37-38。

<sup>75</sup> 黨仙洲、張輯五、耿庄、曹子升：〈西安起義和陝西靖國軍的成立〉，《陝西靖國軍》，頁144；〈張培梅電閻錫山兵匪相通陝局不可設想並請示石煥新部隊調回事宜〉（民國7年1月26日），《閻檔錄存》，第4冊，頁298-299。

火十分猛烈，耿的形勢更加不利，於是寫信給曹世英，要他勸胡勿相逼太甚，曹乃派武觀石和于鶴九出面與胡會商，商定由胡讓出一條去路，讓耿部衝出岐山，東與高峻結合，胡也可因岐山之功，升為旅長，和多得槍械彈藥。約既定，胡讓出北門，耿乃得於 1 月 12 日晚衝出岐山，退到富平的美原鎮。<sup>76</sup>

岐山之役大獲全勝，胡聲名大震，然而與陳樹藩的關係卻面臨攤牌時刻。部屬姜宏模善謀略，在胡與耿秘密商議時，曾向胡建議，可藉開軍事會議為名，將陳所信任之將領劉世瓏、曹位康、嚴紀鵬、張鴻遠等聚而殺之，他們部下的中下級軍官，多屬渭北人，如果許以虛名實利，可以為我所用。然後我軍出其前，耿、劉出其後，鼓行而東，出陳不易，長安可以迅速攻下，但胡不願出此非常手段，並未採行。<sup>77</sup>

岐山戰後，陳樹藩雖傳令嘉獎，但也懷疑胡有意放過耿直，對胡部的槍砲彈藥及兵員不予補充，任命胡為渭北剿匪總司令以為籠絡，命胡繼續追擊耿直。胡即東進，向耿部進行第二次圍攻，攻打了三天之後，請耿再讓出美原，耿允諾撤走，東去與郭堅、高峻等部會合白水。<sup>78</sup>

民國 7 年 1 月 25 日郭堅、耿直準備南攻蒲城，出師前也先聯絡胡景翼同時在富平、三原一帶發動，以牽制陳樹藩的兵力，但是耿直攻城之前消息掌握不足，對於在此之先，胡景翼已應李天佐之請，命田玉潔、岳維峻兩營開駐蒲城境內，防堵郭、耿一事毫無所悉，當李天佐節節敗退之際，

<sup>76</sup> 茹欲立：〈陝西靖國軍的始末〉，《陝西靖國軍》，頁 30；〈陝西靖國軍紀事〉，《一九一九年南北議和資料》，頁 504；〈陝西靖國軍革命戰事〉，《革命文獻 50》，頁 303；葉雨田、竇品三、劉仲德：〈回憶陝西靖國軍初期郭希仁誘勸曹胡與南雪亭之死〉，《陝西靖國軍》，頁 198。

<sup>77</sup> 〈陝西靖國軍革命戰事〉，《革命文獻 50》，頁 303。

<sup>78</sup> 《閩檔錄存》，第 4 冊，頁 298-299；王東明：〈陝西靖國軍與陳樹藩〉，《西安文史資料》，第 6 輯，頁 11；黨仙洲、張輯五、耿庄、曹子升：〈回憶耿直西安起義及其殉難經過〉，《陝西文史資料》，第 2 輯，頁 40。

身為蒲城人的岳維峻為保衛自己的家鄉，身先士卒，勇猛進攻，擊退耿部，致使耿直在準備退出西門時中流彈殞命。<sup>79</sup>

對同樣出身民黨的耿直起事，胡景翼雖然在民黨人士的催促影響下，已經暗中進行部分的配合行動，但是基本上仍然以擴充實力為優先，因此採取助陳力攻耿直的策略，目的是希望得到陳樹藩所允諾的武器彈藥及兵員的擴充，等準備充分後再伺機而起，以求得致勝的把握。對耿作戰時，雖有心網開一面，卻仍然造成耿直的犧牲，對民黨的實力是一大損失，而民黨身分也很難避免陳樹藩對他的懷疑，與陳分道揚鑣，甚至走向反陳是必然的結局。

## 伍、靖國軍左右翼軍的建立

陝軍中實力最堅強的胡景翼終於決定投入反陳陣營，使反陳陣營獲得進一步的凝聚，反陳一方大為振奮，確立靖國軍反陳行動發動的時機也告成熟。而胡部張義安則於此時趁機發動三原之役，以寡擊眾，取得重大的勝利，也標識陝西靖國軍的正式建立。自此陝西靖國軍有了初步的組織和統一的號令，分成左右翼軍，準備兩路會攻西安，爭取討陳戰役的勝利。

### 1. 張義安發動三原之役：

高峻的白水之役和耿直的省城兵變之後，張義安又發難於三原，成功建立起靖國軍。歸納三原戰事原因有三：(1)岐山戰後，胡景翼希望陳樹藩兌現升編和提供武器允諾，但是因胡、耿間有密函的傳聞，已引起陳樹藩的懷疑，所以他一直沒有表示，甚且槍彈也未予補給，所以雙方嫌隙漸生；(2)胡部的張義安、董振五、馮毓東、楊瑞軒都曾參與驅逐陸建章之役，早有響應耿直之意，卻被胡抑制，等陳樹藩對胡部有不信任的表現

<sup>79</sup> 王東明：〈陝西靖國軍與陳樹藩〉，《西安文史資料》，第6輯，頁14。

時，張義安等人乃決意先行發難；(3)岐山戰後，陳樹藩以三原戰略地位重要，令其親信旅長曾繼賢帶同團長嚴錫龍來三原接防，留在三原的只剩張義安之備補營四百多人，曾、嚴不斷迫令其開拔，張義安乃與鄧寶珊、董振五等人議定方略，決意布置起事。<sup>80</sup>

民國 7 年 1 月 24 日張義安部已完成事前部署，決定當夜發動，派人送信給胡景翼，云：「陳賊欺人太甚，忍無可忍，決定今夜與賊等決一死戰，以報十年知遇，請火速回師，以善其後。」也請曹世英派兵支援。同時展開起義行動，先使董振五等佯為查城者，分繳各城門衛兵槍枝，又在各要隘巷口派兵布置，出敵不意，先斷絕曾、嚴各部交通，再下令四面攻擊，至 25 日上午迅速結束戰事，收繳許多槍械子彈，曾、嚴敗逃。<sup>81</sup>

三原之役前胡景翼內受同志責難，外受陳樹藩猜疑，處境之艱難，已如過河卒子。雖未與聞三原之事，但已開始有反陳的準備，接到張義安的信後，他再也義無反顧，立刻派靳伯倫率騎兵馳援，又急調駐蒲城的田玉潔和岳維峻等營星夜馳赴三原集結。<sup>82</sup> 同時立刻飛騎致曹世英函曰：「昨夜我軍在原（三原）與陳開始接仗，義安一部兵力甚單，除已由富派騎兵前往外，請速率部南開，以資策應」。胡態度終於明朗，也宣示反陳的靖國軍正式成立。27 日，曹世英自耀縣來到，胡景翼亦從富平抵達。<sup>83</sup> 一方由張義安、田玉潔、岳維峻等共推胡景翼為靖國軍總司令，而曹世英部屬也推曹為總司令，三原出現二總司令並立局面。

<sup>80</sup> 鄧寶珊：〈三原起義和陝西靖國軍右翼軍左翼軍的成立〉，《陝西靖國軍》，頁 154；〈靖國軍革命紀事〉，《西北革命史徵稿》，上卷，頁 106。

<sup>81</sup> 楊伯超：〈陝西靖國軍風雲片斷〉，《西安文史資料》，第 6 輯，頁 32；〈陝西靖國軍革命戰事〉，《革命文獻 50》，頁 307。

<sup>82</sup> 〈張義安先生事略〉，《革命文獻 50》，頁 337；鄧寶珊：〈三原起義和陝西靖國軍右翼軍左翼軍的成立〉，《陝西靖國軍》，頁 158。

<sup>83</sup> 〈陳樹藩電閻錫山請飭與陝接近駐軍相機堵擊遇有緊要即請入城〉（民國 7 年 1 月 29 日），《閻檔錄存》，第 4 冊，頁 304；鄧寶珊：〈三原起義和陝西靖國軍右翼軍左翼的成立〉，《陝西靖國軍》，頁 159。

三原之役，張義安僅憑藉一補充營的小額兵力，經過周密的部署，竟能在三天內就把實力強盛的陳部曾旅、嚴團完全制服；而且實力強大、關係尚好的胡景翼牽涉其中，更加嚴重。陳樹藩也明白若胡景翼、曹世英與郭堅、高峻等人結合起來，意圖大舉，則亂事將難以收拾，必須多方應付。他先在電話中嚴厲警告胡景翼：不要拿他和陸建章相比，先聽候查辦，否則將以土匪緝拿。態度十分強硬，欲先聲奪人，加以嚇阻。<sup>84</sup>對外則宣稱本來只是因為雙方「爭營宿衝突，在原開槍互擊」的小事，卻由於「曹世英惡意挑撥，造成事件惡化，且胡在事後表示畏罪不安，已令其赴蒲剿匪」。<sup>85</sup>除了分化胡、曹二人外，另一方面，表示叛亂的只限於胡本人及其悍部張義安、馮毓東、鄧寶珊等人，其餘如岳維峻、田玉潔等則絕不從逆。<sup>86</sup>有極力挽回胡景翼之意，委請與胡關係良好的省中士紳郭希仁和李仲特親赴三原，代為調解。

2月2日，郭希仁等抵達三原勸胡，轉達陳對他其實相當器重，尚未擢用所答允的職務，是要他多些歷練。但是胡已經堅定其反陳之心，不為所動，回答：

陳督罪重於陸，尊袁擁段，貽羞陝人；附和督軍團，摧殘國會；威迫元首，寵用奸佞，縱匪殃民，如二百萬元公債之發行，幾至吸盡全陝民脂，倘不及時糾正，雖愛陳督，實足以貽害於無窮，故張義安師以糾長失。<sup>87</sup>

郭希仁指責他此次與形同土匪者結合，恐將引起大亂，實違背平素主張。

<sup>84</sup> 〈陝西三原亂事之平定〉，《大公報》，天津，民國7年2月19日，版2；〈陝西最近消息〉，《晨鐘報》，北京，民國7年2月28日，版3。

<sup>85</sup> 〈陳樹藩電閻錫山請飭與陝接近駐軍相機堵擊遇有緊要即請入境〉（民國7年1月29日），《閻檔錄存》，第4冊，頁304。

<sup>86</sup> 〈田應璜電閻錫山陝省匪勢雖大惟亦有誓不從逆者是以陝事尚可為〉（民國7年2月8日），《閻檔錄存》，第4冊，頁317-318。

<sup>87</sup> 葉雨田、寶品三、劉仲德：〈回憶陝西靖國軍初期郭希仁勸誘曹胡與南雪亭之死〉，《陝西靖國軍》，頁200。



胡反譏郭希仁，民元時為禁煙大員，致力查禁煙毒，今日卻任辦理煙膏善後，大開煙禁，流毒無窮。郭為之語塞，但仍希望以私交勸胡，胡不為所動。<sup>88</sup> 郭希仁自討無趣，失敗而回。

既然爭取陳樹藩響應獨立已告絕望，胡開始樹立反陳旗幟，寫著「護國軍孫文」等字樣，各地響應的已達萬餘人，準備大舉進兵臨潼與西安。<sup>89</sup> 陳樹藩卻還認為「陝事尚可為」，因胡還是「態度暗昧」，而且所部的陳世鈺、岳維峻和田玉潔絕不會叛變，<sup>90</sup> 尤其岳維峻曾在岐山之役助李天佐攻打耿直，應可以爭取運用，所以派人許升岳維峻為團長，令其力攻曹世英，企圖挑起左右翼間的爭端。岳維峻卻都全盤告訴胡景翼，而胡也轉告曹世英，使陳樹藩的陰謀無法得逞，曹於是致電責備陳樹藩，云：

閣下豺狼之心不死，鬼蜮之念復萌，電促胡部設法害英，幸天不助惡，胡部以電語披露，此非世英不愛和平，有負閣下，實閣下欲開戰端，有負於世英也。夫復何言，即日與胡、李各團，郭、高諸軍聯合一致，大張撻伐。<sup>91</sup>

同時陳樹藩也準備武力征討，2月2日，派劉世瓏、曾繼賢兩旅由涇陽來攻三原，胡景翼部田玉潔和岳維峻兩營分頭迎擊，曹部也來相助，激戰許久，最後胡景翼欲立戰功，提振士氣，令部下徐元凱和介天青等出戰，直撲劉、曾本部，劉、曾敗逃，靖國軍首戰獲捷，斬獲極多，但是胡部徐元凱和介天清也在戰役中陣亡。<sup>92</sup> 最後逼劉旅向涇陽潰退，靖國軍繼

<sup>88</sup> 葉雨田、寶品三、劉仲德：〈回憶陝西靖國軍初期郭希仁誘勸曹胡與南雪亭之死〉，《陝西靖國軍》，頁200。

<sup>89</sup> 〈閻錫山電田應璜陝省咸陽三原白水一帶匪眾萬餘胡團全軍譁變〉（民國7年2月7日），《閻檔錄存》，第4冊，頁316。

<sup>90</sup> 〈田應璜電閻錫山陝省匪勢雖大惟亦有誓不從逆者是以陝事尚不為〉（民國7年2月8日），《閻檔錄存》，第4冊，頁317-318。

<sup>91</sup> 〈陝西靖國軍革命戰事〉，《革命文獻50》，頁308。

<sup>92</sup> 〈陝西靖國軍革命戰事〉，《革命文獻50》，頁308。

續追擊，此時張義安已向西安前進，陳樹藩派劉旅回援西安，胡景翼乘機不費一槍一彈，派田玉潔部進占涇陽，從此涇陽也成為靖國軍的勢力範圍。<sup>93</sup>

因為胡景翼和曹世英同時響應靖國軍，對陝局已形成重大的威脅，時北京政府下令派劉承恩入陝宣慰，陳樹藩明白他與胡的立場歧異，已經無法調和，所以在致閻錫山的電文中表示拒絕接受宣慰立場，說：胡等人「經樹藩豢養有年，果欲撫之，則少假詞色，自皆俯首聽命，何勞中央特專使節？不亦輕政府而長寇志耶！」<sup>94</sup>自此一意主剿，分別請求中央及豫、晉、甘等省派兵援助，又電中央撥發餉械接濟。<sup>95</sup>

陝西靖國軍已經成立，但胡景翼與曹世英雙方意見不一，據與胡部秘書郝俊甫為私塾同學，而在胡的機要室幫忙之張文生表示，胡、曹雙方互爭雄長，所以直到張義安舉兵後三四日，安定人心的布告仍遲遲無法張貼出來。<sup>96</sup>後來經過黨人調解，決定以曹世英任左翼軍總司令，胡景翼任右翼軍總司令。在2月2日，共同傳檄討陳，其檄文略謂：

天禍中國，政府失人，袁氏稱帝，我秦人仗義興師倒袁逐陸，不意陳樹藩乘機攫奪大權，投靠北洋，聚斂民財，棄我秦人，對革命陽奉陰違，對黨人任意殺戮。爰舉義旗，成立陝西靖國軍，上為靖國，下在安民，以遂鞏固共和與救國救民之初志，但得政治清明，政局穩定，景翼等即解甲歸田，以表愛國之心。<sup>97</sup>

此後胡以三原為據點，設三路遊擊司令，曹則以高陵為據點，設八支隊司

<sup>93</sup> 李振民：《陝西通史·民國卷》，頁53。

<sup>94</sup> 〈陳樹藩謝絕宣慰的原電〉，《大公報》，天津，民國7年3月16日，版2；〈陳樹藩電閻錫山中央特派陝西宣慰使關係陝局甚大不敢唯諾委蛇〉（民國7年2月28日），《閻檔錄存》，第4冊，頁350。

<sup>95</sup> 〈陳樹藩請撥餉械〉，《大公報》，天津，民國7年2月5日，版1；〈陝亂之小結束〉，《晨鐘報》，北京，民國7年3月11日，版3。

<sup>96</sup> 張文生：〈懷念于右任先生〉，《陝西文史資料》，第16輯，頁20。

<sup>97</sup> 楊伯超：〈陝西靖國軍風雲片斷〉，《西安文史資料》，第6輯，頁32。

令；由曹世英、郭堅、高峻當東路，經渭橋渡河進軍；胡景翼當西路，由張義安率師前驅，經興平渡河，合力進攻西安。<sup>98</sup> 左右翼組織編制參見表 1。

表 1：陝西靖國軍左右翼組織編制表

右翼軍總司令：胡景翼 顧問：曹毓生、范卓甫 參謀長：李秉璋 總指揮：鄧寶珊 遊擊司令：田玉潔、張義安、岳維峻 步兵團長：馮毓東、李雲龍、康振邦
左翼軍總司令：曹世英 顧問：韋虞 參謀長：王烈 遊擊司令：趙子健、石象儀、石強齋、楊虎城、張玉山、王起才、李秋軒 騎兵團團長：王祥生

（資料來源：陝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員會編：《西北革命史徵稿》，上卷，頁 137-140。）

## 2. 左右翼軍會攻西安之役：

張義安是胡部一員猛將，率部渡渭河後，在省西鄠、醴一帶連獲勝利，2月10日直占西安西門外大營盤，雖左翼已退兵，陳樹藩得調其全部精銳來攻，張義安冷靜應付，即使子彈不充，仍直撲陳軍，來勢猛烈，鎮懾敵人。此時陳樹藩調樊鍾秀在城外駐紮，樊在張的勸服後，改樹靖國軍旗幟。當右翼急攻西安時，左翼也同時往省城西安進攻，陳樹藩被迫東西兩面應戰，疲於奔命，乃向北京政府求援，並以陝西省長為餌，求助豫西之鎮嵩軍首領劉鎮華，劉乃率鎮嵩軍五千援陝。<sup>99</sup>

<sup>98</sup> 茹欲立：〈陝西靖國軍始末〉，《陝西靖國軍》，頁 31。

<sup>99</sup> 茹欲立：〈陝西靖國軍始末〉，《陝西文史資料》，第 2 輯，頁 6、32；〈陝西軍事消息〉，《大公報》，天津，民國 7 年 3 月 11 日，版 1。

靖國軍已經直逼西安城下，卻未能一鼓作氣，反而形勢逆轉，主要原因是缺乏統一指揮，前方一切行動均須通過三原總部協商後層層下達，因而延時誤事，給予敵人可乘之機。鎮嵩軍劉鎮華於2月上旬來到潼關，進省函胡、曹調解退兵，胡景翼見陳、劉合兵，力量增強，恐難對敵；左翼軍連遭敗仗，張義安孤軍久屯堅城之下，恐難取勝；又因劉鎮華入陝表示調停之善意，不願峻拒。也主張弭兵言和，保全實力，因此函張義安回師。<sup>100</sup>

對胡的主和態度，張義安憤然云：「不料同志諸人不可恃如此，夫陝事成敗在此一舉，若一旦捨去，兵連禍結，胡所底止，三秦糜爛，萬姓慘劫，茫茫前路，職咎伊誰？我男兒也，不能為國除賊，徒使八萬同胞淪於浩劫不復，吾實無面目立天地間。」態度堅決，復胡函表示早置生死於度外，如果此次無法戰勝，將以一死謝全陝父老。<sup>101</sup> 鄧寶珊、董振五、弓富魁、李雲龍、馮毓東等將領也支持張義安，認為議和不應以撤兵為條件，一同致函胡景翼，認為自靖國軍開始以來，連戰皆捷，陳已喪膽，今又引劉鎮華入陝，劉亦狡猾之徒，如彼輩奸計得逞，則三秦父老將淪於萬劫不復之境。<sup>102</sup> 張義安乃稍退至鄠縣，輕騎回三原，討論完，翌晨立即返防，陳樹藩部與鎮嵩軍已圍攻鄠縣城，張義安破圍入城，旋出指揮作戰，城中士氣大振，卻在3月13日因督眾猛追時中彈身亡。<sup>103</sup>

張義安曾被譽為「岳飛復生」，非常受到推崇，卻不幸中彈而死，對胡部而言是一大損失，胡非常悲痛，將其死視為和劉建藩、<sup>104</sup> 井勿幕同樣

<sup>100</sup> 楊伯超：〈陝西靖國軍風雲片斷〉，《西安文史資料》，第6輯，頁33。

<sup>101</sup> 〈靖國革命紀事〉，《西北革命史徵稿》，上卷，頁114；張鈺：〈回憶陝西靖國軍始末〉，《風雨漫漫四十年》，頁199。

<sup>102</sup> 楊伯超：〈陝西靖國軍風雲片斷〉，《西安文史資料》，第6輯，頁33。

<sup>103</sup> 茹欲立：〈陝西靖國軍始末〉，《陝西文史資料》，第2輯，頁2。

<sup>104</sup> 劉建藩為湖南零陵鎮守使，民國6年9月18日為反對北洋政府，宣告湘南獨立，卻在7年5月間與北軍作戰，不慎落水而死。見《日記》，頁63，註2。

「關係大局，非一方面也」。<sup>105</sup> 董振五繼續統率其眾，遵胡命令回師三原，自此右翼軍以涇河為防線，咸陽以西，乾、醴、興、武、盩、鄠、岐、郿等數十縣均入陳樹藩軍範圍。<sup>106</sup> 由於胡景翼對西安攻城信心不足，未能全力支持張義安，非但使張義安未能全力猛進，反而在進退之間喪失先機，也造成了張義安的犧牲，更影響到日後，因為如此一個核心戰役，已讓陳樹藩數度為之喪膽，卻功敗垂成，此後靖國軍再已無力為此，咸陽以西也無靖國軍蹤跡，以後也只能與敵軍夾河對峙。<sup>107</sup>

左右翼軍會攻西安之役無功後，陳樹藩認為靖國軍內部必然發生內訌；又已購買大批械彈，加上劉鎮華鎮嵩軍之助，乃擬定對靖國軍的大包圍之計畫。他認為胡是因曹世英等人的誘煽而起兵，部下田玉潔、岳維峻等人也不願附逆，所以胡終可加以和誘；至於郭堅、高峻、曹世英等人則只有武力征討一途，為此派劉世瓏、白弋人等西出乾、醴，直往三、淳，做為聲援，而由其親帶張飛生、陳世鈺、曹位康及鎮嵩軍大部自渭南渡河，合故市的姜宏模、同州的王飛虎、蒲城的李天佐等大軍對付郭堅和高峻。他認為胡不會東援郭、高等人，大包圍結果，郭等必然西退，然後全力合圍涇原，陝事可以大定。所以陳在寫給鎮嵩軍柴雲陞的信中說：「能與匪戰於涇原，則一隅窮促，胡景翼言和，他匪瓦解矣。」對底定陝局信心十足。<sup>108</sup>

然而在 4 月間的關山之戰中，卻完全出乎陳樹藩的意料，胡景翼與部下岳維峻、董振五、鄧寶珊、李雲龍、康振邦等知道陳軍大舉來攻，已分別先開到關山四周的西南炮張、查理、相橋等處駐紮，準備伺機赴援。當時陳部火力強大，進攻猛烈，準備一戰制勝，但是胡部來援，使陳軍腹背受敵，被迫退卻。<sup>109</sup>

<sup>105</sup> 《日記》，民國 7 年 11 月 18 日、24 日，頁 54、63。

<sup>106</sup> 〈靖國軍革命紀事〉，《西北革命史徵稿》，上卷，頁 115。

<sup>107</sup> 耿庄：〈潛襲大荔與姜白突圍〉，《陝西文史資料》，第 3 輯，頁 215。

<sup>108</sup> 〈靖國革命紀事〉，《西北革命史徵稿》，上卷，頁 117。

<sup>109</sup> 〈陝西靖國軍大事年表〉，《陝西文史資料》，第 2 輯，頁 198。

在關山戰事激烈之際，陳部的劉世瓏由醴泉方面渡過涇河，準備攻打涇原，防守的胡部田玉潔與劉有師生之誼，避舍讓之，劉軍遂直趨涇西，到城下十里許田玉潔與戰，胡景翼又親率軍抵涇，劉遂退走。<sup>110</sup>而陳的大包圍計畫至此徒勞無功，靖國軍以三原為中心的渭北根據地獲得鞏固。

總之，當陝西反段驅陳的靖國軍戰役展開之際，胡景翼因革命黨及陳樹藩部陝軍團長雙重身分，倍受關注，同時也受到許多懷疑。其遲不表態，顯然有其顧慮；助陳攻打高峻、耿直，也有其策略運用，等到張義安三原起事發生，他也不再遲疑，立即響應，而促成陝西靖國軍的正式成立。但是一面攻陳，胡的衷心希望卻是陝西全省團結一致，響應西南護法，對北洋政府形成一種壓力，所以他未能全力支持張義安攻打西安的計畫，造成會攻西安之役功敗垂成；然而也對陳樹藩的和誘策略，拒不妥協，雙方在勢均力敵之下，自此只能隔著渭河形成僵持對峙的局面。

## 陸、陝西靖國軍的整合

### 1. 靖國軍總司令部的成立：

經過半年的征討，陝西靖國軍已占有廣大的地區，對督軍陳樹藩形成重大的威脅。整個陝西，除了陝南漢中道為川軍劉存厚盤據；陝北榆林道為井岳秀的中立地帶之外；關中道屬的渭北各縣則多為靖國軍占領。<sup>111</sup>根據晉督閻錫山的觀察，靖國軍已經發展到「股數既多，人數猶眾，韓、郃以西，延、膚以南，縱橫數百里，幾於遍地是匪，燎原之勢已成，剿撫之術俱困」的地步。<sup>112</sup>

<sup>110</sup> 〈陝西護法戰役〉，《革命文獻 50》，頁 317-319。

<sup>111</sup> 馬凌甫：〈憶鎮嵩軍統領劉鎮華〉，《洛陽文史資料》，第 8 輯，頁 2。

<sup>112</sup> 〈閻錫山電國務院等說明援陝計畫不能不審慎原因〉（7 年 9 月 28 日），《閻檔錄存》，第 4 冊，頁 359。

陝西靖國軍聲勢雖然浩大，卻陷入與陳樹藩隔渭河南北對立的泥淖，無力突破僵局，主要原因是各路乏組織，號令不一，各自為政，不能彼此協調配合，長此以往，終必為敵各個擊破，於是樹立一指揮中心，以資號令的呼聲甚囂塵上。而總司令人選，胡景翼自覺資望不足，乃和曹世英等民黨人士協商，胡提議由辛亥時曾參加陝省光復之役的豫人張鈞來擔任總司令一職，但曹世英認為張鈞與陝督陳樹藩、省長劉鎮華均交情匪淺，名聲太大，又是河南人，恐不適宜，提議由胡本人擔任，但胡堅決拒絕，最後都認為陝西革命先進于右任頗負清望，為總司令的適合人選。事實上，于早已眾望所歸，在三原起義時，旅京陝人擔心陝局的惡化，早在2月間即已電滬請于右任來京，欲其回陝收拾時局。<sup>113</sup>至此乃決定派張立卿與王子元去上海迎接于右任回三原主持大局。<sup>114</sup>

于右任於7月先到省城，陳樹藩設宴招待，于聲言是奉孫中山先生之命，到河北宣慰，對於陝事願做調人。在西安住了兩週，再去三原。張鈞也由北京間道抵達豫陝之交的商雒，他與樊鍾秀為同鄉，且有舊誼，助樊攻下藍田，使陳軍疲於應付，迭電北京告急。<sup>115</sup>乃於此時齊集三原，召開會議，推于為總司令，張鈞為副總司令，胡任總指揮，8月8日正式就職，設立總司令部於三原，<sup>116</sup>總部下設參謀、秘書、軍務、軍法、副官六處，將各軍改編為六路，除各設司令外，又設有參謀長，以革命同志及積學之士任之。其下分成六路，組織編制如表2。

<sup>113</sup> 〈陝西亂事近訊〉，《大公報》，天津，民國7年2月27日，版1。

<sup>114</sup> 張鈞：〈回憶陝西靖國軍始末〉，《風雨漫漫四十年》，頁201。

<sup>115</sup> 蔡屏藩：《陝西革命紀要》，頁34；〈秦豫間亦有靖國軍〉、〈陳樹藩電告匪患〉，《晨鐘報》，北京，民國7年7月3日、27日，版6。

<sup>116</sup> 〈陝西靖國軍總司令于右任副司令張鈞就職通電〉，《陝西靖國軍》，頁206。

表 2：靖國軍總司令部成立後之組織編制表

總司令部	總司令：于右任 副總司令：張鈞 總參謀長：茹欲立 參謀長：劉月溪
第一路	司令：郭堅 參謀長：馬凌甫 支隊司令：張鐸、王珏、郭英夫、王仕雲、耿莊、劉福田、賈福堂、 黨玉琨、李奪、麻振武
第二路	司令：樊鍾秀 參謀長：吉少峰 支隊司令：李三林、趙德一
第三路	司令：曹世英 參謀長：王烈 支隊司令：楊虎城、王祥生、石象儀
第四路	司令：胡景翼 參謀長：李文卿 支隊司令：田玉潔、董振五、岳維峻、李雲龍、康振邦、馮毓東、 崔式卿、姚林翼
第五路	司令：高峻 參謀長：曹濟卿 支隊司令：趙樹勳、張全貴、謝丕績、李秀山
第六路	司令：盧占魁 參謀長：張晉三 支隊司令：張威、武耀威

（資料來源：陝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員會編：《西北革命史徵稿》，上卷，頁 149；  
蔡屏藩：《陝西革命紀要》，頁 76-106。）

各路分駐於渭河北岸各地，其中第一路駐岐、鳳、扶、武、興、乾各縣，經略西路；第二路駐整屋、鄠縣；第三路駐高陵、淳化、交口、櫟陽、雨金等地；第四路駐富平、同官、興市、相橋、關山等地；第五路司



令為高峻，駐白水、澄城、郃陽等地；第六路司令為盧占魁，駐耀縣、三原、雨金等地。<sup>117</sup>

## 2. 故市事件：

靖國軍在成立總司令部，建立統一領導中心之後，對內部團結、統一指揮，加強與陳樹藩的對抗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改組後，總司令于右任為文人，副總司令張鈺也無獨立的軍隊，依附於樊鍾秀的第二路中，因而對各路的約束力不足，各路仍有很大的獨立性，實權仍操於各路司令之手，因此號令不一，各自為政的情況並未得到根本的改善。

胡景翼鑒於距起事時間已經過了大半年，但各路依舊分歧嚴重，部分軍隊的軍紀不佳，和陳樹藩也形成隔著渭河對峙的形勢，徒然增加百姓的傷亡與負擔，而此時南北開始停戰議和，為了迅速解決僵局，胡準備大舉結合陝省各方勢力，響應靖國軍，以取得對陝督陳樹藩交涉的籌碼，趕快結束陝省分裂的局面。

胡景翼認為駐在渭北蘭家店與故市一帶的獨立團團長姜宏模為其舊屬，曾參加富平之役，胡任第二團團長兼騎兵團團長時，姜任團副，後胡又保薦姜任騎兵團團長，以兩人交情之深厚，應該可以加以收撫。民國7年9月18日（陰曆8月14日）胡景翼突至蘭家店約姜晤談，確定次日在故市見面。

姜宏模對兩人會面有些躊躇，但又礙於昔日深厚的關係，左右為難，於是派人到蒲城將第五混成旅旅長李天佐也請來一起商議，李是胡健本學堂的老師，也是同盟會同志，與胡交情亦佳，胡曾多次欲爭取李響應靖國軍，但他始終依違其間，而藉故遷延，藉觀成敗。<sup>118</sup>二人為避免陳樹藩有

<sup>117</sup> 蔡屏藩：《陝西革命紀要》，頁39-40；張鈺：〈回憶陝西靖國軍始末〉，《風雨漫漫四十年》，頁200；王東明：〈陝西靖國軍與陳樹藩〉，《西安文史資料》，第6輯，頁19；楊伯超：〈陝西靖國軍風雲片斷〉，《西安文史資料》，第6輯，頁34。

<sup>118</sup> 〈陝西靖國軍革命紀事〉，《革命文獻50》，頁324。

所猜疑，決定先令陳知悉，然而書記在給陳樹藩的電文中竟用「誘胡到故市」等字樣，有心讓陳親身前來故市。<sup>119</sup> 經過姜、李商議後，都認為讓陳、胡兩人見面，或者可化解雙方對立形勢，有罷兵言和的機會。<sup>120</sup>

陳樹藩果然偕副官長韓慶綬帶一連衛隊匆匆出發，代參謀長吳滄洲與胡友好，很為胡擔心，也急急在後追趕。韓慶綬和李天佐先後進入城內晤胡，韓先出來表示：胡願意和督軍見面，但姜宏模有顧慮，請陳樹藩聲明維護胡的生命安全。陳於是寫一張短信送進去，最後由李天佐、韓慶綬陪胡一道出來。<sup>121</sup> 一見面陳樹藩先責備胡造反，胡嚴肅的回答：「督軍造反，我沒有造反，我們還是革命的。」兩人單獨密談後，胡表示願意跟陳回西安，兩人一起乘車離去，當晚住在南焦家，為一小砦，21日被護送到渭南，22日回到西安，開始在西安近兩年的囚徒生活。<sup>122</sup>

故市事件，胡景翼稱之為「吾軍團體之公憤」，各方消息都指係姜宏模、李天佐及副官長韓慶綬誘陷所致，然三人都是胡的至交或舊部，在事件中也一直竭力保護胡的安危，事件的發展及對胡所造成的傷害卻遠遠超出他們的預期。胡曾為姜宏模辯解：「（李天佐）初囚予，為（姜）宏模所不料也。吾知吾弟必難受。今而後，知童氣不可不除，而經驗不可不有；資望魄力又為辦事之樞紐；予為宏模言之。河北諸人視宏模為賣我，真屈吾！」又說：「宏模雖有意思，然同縮青（韓慶綬）等以小人之姑息待我」，<sup>123</sup> 則故市會面，姜未多加思慮，即找來李天佐和陳樹藩，實難辭其咎。

<sup>119</sup> 竇蔭三口述、賀志龍整理：〈胡景翼渭北蒙難與李天佐之死〉，《西安文史資料》，第5輯（1984年3月），頁76；姜宏模：〈胡景翼被陳樹藩幽禁經過〉，《陝西靖國軍》，頁300。

<sup>120</sup> 張鈞：〈回憶陝西靖國軍始末〉，頁201。

<sup>121</sup> 竇蔭三口述、賀志龍整理：〈胡景翼渭北蒙難與李天佐之死〉，《西安文史資料》，第5輯，頁77；《日記》，民國7年10月10日，頁13。

<sup>122</sup> 馬凌甫：〈陝西靖國軍始末〉，《文史資料選輯》，第30輯，頁185-186；《日記》，民國7年9月19-21日，頁3。

<sup>123</sup> 《日記》，民國7年10月15日，頁22；〈胡景翼致鄧寶珊函〉，《陝西靖國軍》，頁295。

李天佐與胡雖為師友關係，卻是擁陳一方，在故市他成為胡、陳雙方折衝的見證者，雖居間協調，卻為本身權位著想，而招致胡部的不信任，在胡被扣囚後，雖曾試圖營救，仍被胡部楊瑞軒所殺，胡為此屢表遺憾，責備部屬魯莽無謀，云：

殺襄初（李天佐），無異自殺其兄，少年尚血氣，無經驗，常為被動。亦不思襄初是否好人？與汝兄有甚關係？是否有意害汝兄？是否汝兄之至友？即使槍斃襄初，而與汝兄之被執有裨益乎？冒冒然殺之，不能不令人椎心而泣血也。即弗深思，亦當以擒押為是，殺之，所謂其愚不可及也。<sup>124</sup>

韓慶綬亦為胡景翼的好友，但完全屬陳樹藩一方，他慫恿胡出城與陳樹藩見面，造成胡的被執，胡曾責其「囚予于樓，為伊所喜而計之得者。襄初（李天佐）死，伊又可以升官，亦無所不悅。…然綰卿（韓慶綬）之人品不及襄初遠矣」，對韓略有微辭，然而也因被囚是本身另有計畫，無法完全怪罪於韓，聽到有人責韓出賣他時，只淡然表示「我自為之，何能尤人」。<sup>125</sup>

故市事件的發展，已經完全背離當初的原意，胡坦然面對自己被拘囚的命運，曾說「予始來也，本為救息民命，然亦別有計畫」，又說：「予往故市，如省，皆有作用。」故市之行無疑地是為了爭取姜宏模的響應，而省城之行由其對陳樹藩所云，「此翼之苦心，自故市俱來者也」，則顯然是要爭取陳樹藩的獨立。<sup>126</sup>然而這一切的苦心，最後卻導致「襄初（李天佐）死，（井）勿幕、（姜）宏模內不自安，綰卿（韓慶綬）趨避如婦女，予幽囚受辱，部下將士傷亡亦多，百姓因之受害」的結果。

據姜宏模的回憶表示，胡在故市時曾告訴他和李天佐，對靖國軍成員複雜及未來前途深表悲觀，只要陳樹藩願意停戰，他願意將軍隊交給姜、

<sup>124</sup> 《日記》，民國7年10月3日、15日，頁6、22。

<sup>125</sup> 《日記》，民國7年11月12日，頁48。

<sup>126</sup> 《日記》，民國7年11月21日，頁58。

李二人，自己經蒙古去俄國。<sup>127</sup> 證諸胡本人在日記所云：

予最厭與土匪同事革命，而終不免。事起後，多事不順吾心，敵我擾民一端，此予所最痛心。…自入故市後，宏模（姜宏模）、襄初（李天佐）、綰卿（韓慶綬）勸予收拾，…從之。

則此時胡已有收束靖國軍的心態，唯其前提是陳樹藩能宣布停戰，且與南方持同一立場，而和姜、李二人達成一些合作條件。

但是李天佐的死卻使事情發生重大的變化，如姜所云：「李之死，迫得我只得跟著陳樹藩和靖國軍對立到底」。也如胡所云，此乃造成「宏模之所以不來，其餘之所裹足，勿幕之所以致死，靖國軍之所以不振」。爭取陳樹藩的計畫，同樣因為「惜乎襄初（李天佐）死矣，而無人以證之」，終致胎死腹中。<sup>128</sup>

### 3. 陝西靖國軍發展的轉折：

靖國軍總司令部成立後，胡景翼積極聯繫舊部，除希望增加陝西靖國軍的軍事實力外，最終的目的更是希望影響和逼迫陳樹藩也響應南方的護法，避免戰爭曠日持久，增加陝民傷亡，結果卻出師未捷，在故市事件中反而身陷囹圄，無法再為靖國軍的指揮作戰盡力，對靖國軍未來發展而言，其實是一大挫敗，對本身的第四路軍而言，更是一大危機。

此時雲南靖國軍第八軍長葉荃率部入陝，川、滇、黔等省靖國軍也有援陝之約，而井勿幕也以調人身份回到三原，取代胡成為總指揮，<sup>129</sup> 靖國軍聲威一振，稍微彌補胡景翼被囚西安之傷害。然而井隨即於 11 月 19

<sup>127</sup> 姜宏模：〈胡景翼被陳樹藩幽禁經過〉，《陝西靖國軍》，頁 301。

<sup>128</sup> 《日記》，民國 8 年 8 月 11 日、民國 7 年 11 月 21 日，頁 212。

<sup>129</sup> 胡景翼被囚不久，井勿幕隨即被陳樹藩釋放，希望藉井收束胡部，因為胡部多為井的舊部。然井得以回到三原，似乎與胡從中使力有關，因為胡於 9 月下旬被拘，即在 10 月 6 日日記記下「勿幕今早北行，若能收拾殘局，使陝民再蘇，亦未使非偉人應作之事也。」二人對此事應有一些商議。見《日記》，民國 7 年 10 月 6 日，頁 5。

日被殺，而奉軍許蘭洲、直軍張錫元又相繼應陳樹藩之邀援陝，靖國軍的形勢依然相當嚴峻。<sup>130</sup>

胡在被拘囚之後，陳樹藩認為靖國軍應該已經不足為患，但是胡景翼先已對自己的進退出處胸有成竹，雖然被囚，首要的努力就是先穩定第四路的軍心，進而維繫靖國軍的存續，很快地使陳樹藩解決陝局的希望落空。他的處置如下：

(1)明確表明不投降的態度：被俘之後胡景翼致函第四路部下表示，「予雖不如古人，然常以關、岳自期」，「絕不喪諸人德，而使世界及後人罵也，當罵賊，不落降將軍也」，<sup>131</sup>而對上海報紙所登載的其「有投誠意，并願擊匪，以贖前愆」的消息，更明確表示，「予本無愆，何云贖？予今日若投誠，前日即不起靖國軍」。<sup>132</sup>陳有意給胡參謀一職以籠絡他，胡隨即嚴正表示：

若見諸事實，比殺予更毒也。督軍如能改變方針，翕然向善，毋論何職何事，予均盡力，以贖前反對督軍之愆。若仍舊慣，予雖不敏，死弗敢為也。<sup>133</sup>

(2)穩定第四路的軍心士氣：被俘後，他不希望因為他的被俘，導致第四路軍解體，因此穩定第四路的軍心士氣，進而維繫靖國軍的存續是最迫切的事，為此，他立刻寫信給岳維峻與田玉潔，云：

故市一役為吾軍團體之公憤，今欲大伸打伐，苟不推舉領袖以為之統帥，則不特三軍不能用命，即金鼓亦覺其不靈。夙稔兩兄大人才長重望，曉暢戎機，與笠僧為手足之交，與軍士有心腹之契。弟等詢謀僉同以為我全軍之中，非兩軍無以為三軍之司令。第四路之內，非兩兄無以為一路之福星。

<sup>130</sup> 李振民：《陝西通史·民國卷》，頁 61。

<sup>131</sup> 〈胡景翼致鄧寶珊函〉，《陝西靖國軍》，頁 295。

<sup>132</sup> 《日記》，民國 7 年 10 月 10 日，頁 13。

<sup>133</sup> 《日記》，民國 7 年 11 月 6 日，頁 42-43。

以岳任第四路司令，在前線指揮一切；田玉潔為副司令，負責涇、原一帶布置。<sup>134</sup>又致書第四路的軍官，激以大義，稱：

予判決死刑之日，即靖國軍生死存亡之日。諸兄若體予心，堅持到底，本軍有總、副司令統率諸將，服從命令，則予死亦甘心。若為予而作婦人乞憐狀，則必自戕，死亦難瞑目。以後進退，當以軍事為重，勿以予為念。<sup>135</sup>

第四路軍原本義憤填膺，但在胡景翼安定軍心之鼓勵下，決定沈著應付，不自亂陣腳。董振五不但臨陣勇猛，而且文筆亦佳，他親筆致書陳樹藩，責其「狐埋狐搨，出爾反爾，行為反復，愛弄玄虛」，應對陝西變亂四起，分崩離析情勢負責。又對陳提出的「汝如釋兵，余即釋胡」交換條件回答：

笠僧之入故市也，於靖國軍前途固無所損，然笠僧究為物望所歸。公若遇之不以禮，不獨六路之人，必將求甘心於公而已。竊恐竹帛青簡，將不能為公作恕語也。振五與笠僧分則部屬，義同手足，然不能以一人之私，而棄公理，吾願祝笠僧為關、岳、文、史，早就千秋，吾亦不敢不勉為起、翦、頗、牧，承其志意。<sup>136</sup>

對陳樹藩以胡景翼性命相威脅，董振五娓娓陳述胡景翼的功績與威望，並為胡景翼鳴不平，云：

胡君笠僧，雄資英發，愛國之心，出於天性，四海之人所共稱道。自隨麾下以來，臨軍約束，則忘其家；援桴向敵，則忘其身。富平一戰，而陝局大定，論者謂笠僧當顯蒙上賞，不次超擢。乃編制之日，位不過團長，且令縮編其所部為一旅，另撥二營足之，且派令弟陳振橋來監其軍。<sup>137</sup>

<sup>134</sup> 〈胡景翼致岳維峻田潤初函〉，《陝西靖國軍》，頁 296。

<sup>135</sup> 〈胡景翼致鄧寶珊函〉，《陝西靖國軍》，頁 295。

<sup>136</sup> 〈董振五致陳樹藩函〉，《陝西靖國軍》，頁 297-298；蔡屏藩：《陝西革命紀要》，頁 41。

<sup>137</sup> 王東明：〈陝西靖國軍與陳樹藩〉，《西安文史資料》，第 6 輯，頁 23。

正義凜然、不卑不亢的筆調，顯示靖國軍意志堅定，決不屈服的態度。陳樹藩知道靖國第四路軍意志堅定，胡雖被扣，但軍心仍不動搖，陰謀仍然失敗。

(3)從旁觀察陝西靖國軍的發展，思索靖國軍的未來走向，並務實檢討靖國軍何去何從的問題。對於靖國軍失敗的原因，胡景翼除了一再批評郭堅等部軍紀敗壞，有如「拳匪燒殺」之外，對曹世英亦有許多指責，認為起事之初若曹「能正身率物，與予提攜，則進退裕如，百姓不至吃虧，事情亦不至失敗」。<sup>138</sup> 因此一提及曹，胡的情緒反應強烈，曾表示：

予實痛心而不禁為國家哭，為陝西哭，為百姓哭，為予哭，使天下後世知予為最傷心人，而為俊夫（曹世英）所賜也。<sup>139</sup>

由於郭堅、曹世英等靖國軍將領表現不能令人滿意，胡不禁怪自己無主見，無決心，良心太厚，而嘆道：

予起初即反對土匪革命，…此次因各方牽扯，各種原因，以致主意未堅，國家百姓受禍非常，豈予之始心哉！經得此番經驗，愈知土匪之不可恃，小人之不可近。<sup>140</sup>

而且靖國軍戰事在雙方僵持下，曠日持久，不管是官軍、鎮嵩軍或者靖國軍均發生許多軍紀不整、騷擾人民的事件，胡一再嘆息「軍紀不整，陝亂未已」。<sup>141</sup> 在〈感時七古詩〉中亦云：「本為斯民除暴政，誰知入水乃益深，東西流亡載道哭，耳聞目睹愧我心。」<sup>142</sup> 對靖國軍的軍事擴張，持比較保留的態度，不希望長此征戰下去，造成兩敗俱傷，民生凋零的困境，強調「靖國軍尤當以國家為重，若有爭權奪利，各方共棄之」，因此目下應該停止軍事行動，駐紮原防，整頓隊伍，以保民為宗旨，如此有土有財，

<sup>138</sup> 《日記》，民國7年11月4日，頁71。

<sup>139</sup> 《日記》，民國8年5月16日，頁169。

<sup>140</sup> 《日記》，民國7年10月14日，頁20。

<sup>141</sup> 《日記》，民國7年11月13日，頁49。

<sup>142</sup> 《日記》，民國7年12月24日，頁81。

才能不戰而屈人之兵。<sup>143</sup>

對於解決陝局方面，胡景翼仍然堅持護法立場未變，認為袁世凱、張勳、段祺瑞等北洋軍人是民國的罪人，護法是一條正確的道路，所以他希望陝西當局能及早與南方一致，擴大革命勢力。同時阻止奉軍許蘭洲等外軍入陝，以免引狼入室。所以應該透過各種管道，想盡辦法，勸服陳樹藩脫離北方，宣布獨立，此後專心整頓內部，任用才幹之士，清理財政，整頓學校，調查吏治，興辦團練，然後可以執西北之牛耳，上中國之舞臺。<sup>144</sup>

綜上所述，自陝西靖國軍總司令部成立後，胡景翼開始對靖國軍的發展有其大套規劃，惜故市事件打亂他的布局，使他在關繫靖國軍前途的最重要階段中缺席了，實為陝西靖國軍發展的一大轉折，不管對靖國軍，對胡本人，甚至對陳樹藩均影響重大。當時他懷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理，以陝西前途為考量，希望爭取陳部的姜宏模、李天佐甚至陳本人，卻淪為階下囚，無法發揮其重大的影響力。而陳樹藩在拘囚胡之後，卻抱著「奇貨可居」的心態，希望胡能因之降服，進而導致靖國軍的瓦解，雙方沒有交集，胡雖成為陳的階下囚，然而陝局則分崩離析如故。

## 柒、結語

綜觀民初的陝西，在辛亥革命時是北方首義省份；在護國討袁時期，也發動討袁逐陸運動，響應護國軍，宣布陝西獨立，為洪憲帝制失敗的重要因素之一；到了護法時期，陝西靖國軍又風起雲湧的展開，對北京政府和陝局俱造成莫大的衝擊，這些在在顯示陝西革命力量在北方各省中特別活躍。

在革命勢力匯聚的陝西，胡景翼並不特別令人矚目，既非領袖人物，

<sup>143</sup> 《日記》，民國7年10月15日，頁22、23、81。

<sup>144</sup> 《日記》，民國10年10月15、22、11月21日，頁22、49、58。



亦非言論鼓吹者，而是善於利用各種權宜策略、掌握本身優勢、以達成革命目標的實踐者。例如辛亥革命，他追隨井勿幕在渭北號召刀客與哥老會黨，增強革命的武裝力量；在富平之役，趁機生擒陝督陸建章之子，逼陸無法繼續在陝立足；到了護法時期，高峻、耿直已經分別起事反陳，但胡還是有所顧慮，懼怕「土匪革命」，蹂躪陝民；又希望能在陳樹藩答應的軍餉彈藥取得之後開始行動，由此可見其穩健，謀定而後動的行事風格。

當護法討陳運動紛起之時，胡景翼固然沒有率先響應，但是靖國軍卻在胡部張義安發動三原之役，胡決定起兵響應之後才得以正式成立；且在這支陝軍中實力最強隊伍投入後，這股強大的反陳勢力，也才讓陳樹藩倍感威脅，分向山西、河南、甘肅等省求援；也是因為胡率部打退來勢洶洶的陳軍後，陝西靖國軍才得以站穩腳步。

但是隨著靖國軍討陳軍事的發展，軍紀問題逐漸浮上檯面，郭堅、高峻等部紀律敗壞固無足論，就連與他並行的左翼軍總司令曹世英部都存在著嚴重的問題，加上曹世英不能與他協調一致，導致胡景翼信心缺乏，所以當鎮嵩軍劉鎮華入陝，以調停者自居時，他非但不能一鼓作氣，全力配合張義安圍攻西安的計畫，反而將張義安召回，結果造成張義安的犧牲，西安之役也功敗垂成，使靖國軍喪失先機，為其始料未及的事，而且影響所及，靖國軍此後只能與陳樹藩隔河相持，實為可惜之事。

徐永昌曾比較靖國軍和陳部兩軍的優劣，云：「陝西靖國軍仍為烏合之眾，雖云有主義，有革命性，但未受過好的軍事訓練，尤其各自為謀，不能合作。陳伯生的軍隊頗能統一，但無訓練、無主義，環境不利於他，亦沒有打下靖國軍收復這幾個縣的能力。」<sup>145</sup> 兩軍各有弱點，造成師老無功，苦的是陝民，胡有心轉變頹勢，於是有總司令部的成立及故市事件的發生，總司令部成立固然象徵著新局面的展開，但故市事件的突如其來，卻使靖國軍「軍氣為之大沮」，且使胡本人遭到拘囚兩年的厄運，在靖國軍

<sup>145</sup> 徐永昌：〈徐永昌將軍求己齋回憶錄〉，頁 46。

發展的重要階段中被迫缺席了，對靖國軍的發展實為一大重創。

對自己被囚一事，胡坦然以對，認為未嘗不是一個新的契機。於是他首先明白表達不投降的態度，任命岳維峻和田玉潔為第四路新任總、副司令，穩定所部軍心，而且助成井勿幕回到三原。在他的努力下，第四路軍仍得屹立不搖，局面得以維持，使靖國軍的損失降到最低。然後他希望引導陳樹藩及早響應南方的護法行動，利用陝西的地理優勢，「執西北之牛耳，上中國之舞臺」，<sup>146</sup> 卻與陳樹藩拘囚他的目的南轅北轍，因此註定他的一切努力徒勞無功。

總之，靖國軍的興起，胡景翼確有助成之功，在多次戰役中的表現及戰鬥力也是有目共睹，即便故市事件，身受困厄，仍心繫靖國軍的未來發展，希望盡量減少靖國軍受到的衝擊，因此其在靖國軍的貢獻和對革命忠誠信念無庸置疑。然而以他穩重作風、與陝督陳樹藩深厚的淵源及對部分軍隊軍紀不佳的憂慮，一直存著和陳樹藩和解，勸陳及早響應南方護法，結束戰爭的想法。以今日看來，或許不切實際，卻同樣也發生在後來靖國軍的其他將領，只是尋求合作的對象不同而已，或許這也是在民初混亂的政局下，不可避免的權宜之計吧！

<sup>146</sup> 《日記》，民國7年10月21日，頁58。

## 徵引書目

### (一) 檔案、史料彙編、報紙

《中華民國史料外編—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報資料》。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1版。

《護法戰役及南北議和史料—革命文獻第50輯》。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民國59年3月出版。

《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4冊。臺北：國史館，2003年5月。

《大公報》，天津，民國7年。

《民國日報》，上海，民國7年。

《晨鐘報》，北京，民國7年。

### (二) 專書、論文

李振民，《陝西通史·民國卷》。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3月。

林能士，〈經費與革命—以護法運動為中心的一些探討〉，《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12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國84年5月。

〈孫中山護法運動與日本政府的轉變〉，《中國歷史學會集刊》，第33期。臺北：中國歷史學會，民國90年7月。

《辛亥時期北方的革命活動》。臺北：正中書局，民國82年1月。

姚誠，〈孫中山先生與護法運動〉。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74年。

莫世祥，《護法運動史》。臺北：稻禾出版社，民國80年10月。

- 陳欽國，〈廣州護法軍政府之研究（1917-1921）〉。臺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民國 73 年。（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徐輝琪，〈胡景翼〉，《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編—人物傳記》，第 15 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 年 8 月，1 版。
- 劉萬興、李潤乾編著，《可愛的陝西》。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 年 3 月。
- 李泰棻、宋哲元編述，《國民軍史稿》。香港：大東圖書公司，1978 年 7 月。
- 西北大學歷史系編，《舊民族主義革命時期陝西大事記述》。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 年 7 月。
-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 1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68 年 7 月。
- 蔡屏藩編述、于右任校閱，《陝西革命紀要》。臺北：民國 51 年 4 月。
- 陝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員會編，《西北革命史徵稿》。

### （三）年譜、日記、回憶錄、口述史料

- 王東明，〈陝西靖國軍與陳樹藩〉，《西安文史資料》，第 6 輯。
- 王鴻俊，〈回憶于右任先生〉，《陝西文史資料選輯》，第 16 輯。西安：陝西省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1989 年 12 月。
- 中共陝西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陝西靖國軍》。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 8 月。
-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胡景翼日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年 7 月，1 版。
- 朱敘五、黨自新，〈陝西辛亥革命回憶〉，《陝西文史資料》，第 2 輯（1962 年 4 月）。

- 李仲三等，〈關中刀客〉，《陝西文史資料》，第1輯（1961年9月）。
- 吳滄洲，〈胡憨戰爭前後的回憶〉，《河南文史資料》，1993年第1輯。
- 〈我所知道的劉鎮華前半生〉，《洛陽文史資料》，第8輯（1990年9月）。
- 姜宏模口述、胡景通筆記，〈陸承武被擒親歷記〉，《陝西文史資料》，第2輯（1962年4月）。
- 馬凌甫，〈陝西靖國軍始末〉，《文史資料選輯》，第30輯。
- 徐永昌，《徐永昌將軍求己齋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78年8月1日。
- 郭琦主編，《陝西五千年》。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7月。
- 張文生，〈懷念于右任先生〉，《陝西文史資料選輯》，第16輯（1984年3月）。
- 張鈺，《風雨漫漫四十年》。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1月。
- 黃花岡輯，〈胡景翼將軍年譜〉，《西安文史資料》，第7輯（1984年12月）。
- 馮子明遺稿，〈逐陸之役和陳樹藩攫取陝督〉，《陝西文史資料》，第2輯（1962年4月）。
- 馮玉祥，《我的生活》。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
- 楊伯超，〈陝西靖國軍風雲片斷〉，《西安文史資料》，第6輯。
- 霍道軒，〈胡景翼之死目擊記〉，《河南文史資料》，1992年第4輯。鄭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92年12月，1版。
- 葉雨田，〈靖國軍末期高陵事變見聞〉，《陝西文史資料》，第3輯。
- 竇蔭三、耿端方：〈我們所了解的郭堅〉，《陝西文史資料》，第20輯（1988年4月，1版）。
- 黨仙洲、張輯五、耿庄、曹子升，〈回憶耿直西安起義及其殉難經

過》，《陝西文史資料》，第2輯。

〈陝西靖國軍紀事〉，《一九一九年南北議和資料》。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胡景翼〉，《陝西文獻》，第8期（民國61年1月15日）。

耿庄，〈潛襲大荔與姜白突圍〉，《陝西文史資料》，第3輯。

〈陝西靖國軍大事年表〉，《陝西文史資料》，第2輯。

馬凌甫，〈憶鎮嵩軍統領劉鎮華〉，《洛陽文史資料》，第8輯。

竇蔭三口述、賀志龍整理：〈胡景翼渭北蒙難與李天佐之死〉，《西安文史資料》，第5輯（1984年3月）。